

国粹学报

第三函
第四册

社說

○宋遺儒畧論

(續四十八期)

雷思齊字齊賢臨川人遭宋亡棄家居烏石觀晚講授廣氣其猶薛王楚眼晴
烏石治其窆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著易圖其猶薛王楚眼晴
莊子旨義凡數十卷和陶詩三卷去儒服稱黃冠師與其漢三言以氣文
友善四方名士大夫慕其人往往以書疏自通或聞其講其春林之卦宋徽宗
袁桷稱其所著書援據精切感厲奮發合神以窮變盡變其謂曰宋徽宗
賢不如是齊賢之意不明吳澄亦稱其詩有杜韓風嘗曰立其且文其父脈
人之爲學將以明斯道也不明斯道不足以爲聖賢之學矣其本意將矣馬
山先生據易圖通變揭傒斯序吳全節序袁桷墓志
趙若煥字堯章江西進賢人年二十餘宋祚訖賦草之茂三章其說其書
黍離麥秀年八十而逝著中庸講義一卷據江西通志

敢由後家京口著春

抑亦邦公豈學朝英

活人其民與祭庶攝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其猶薛王楚眼晴

李思正。江西德興人。生於宋季。入元不仕。著中庸圖說一卷。中庸

黃虞稷文

薛玄。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許謙游。不仕。學者私謚貞節。

據陸元輔文

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運既改。徵辟不就。學者稱高山。

傳十卷。

據紹興府志

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成淳間釋褐。權

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捷徑十卷。

據嚴州府志

曾元生。字礪峰。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著有春秋凡例。大學

逢文

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爲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

安俞皋。述其學說。著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首釋

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

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後家京口著春
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會。是抑亦非公歟。愚則次
曰諸侯自爲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臬字心遠。居八其與衆並
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據俞樾春秋集傳歸音室楚韻

澄序黃虞稷文

精辨春秋辭其元

黃景昌字明遠。婺之浦江人。著春秋公穀舉傳。每言春秋一說兼三書良
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景春林之書宋
舛誣漏。不敢較也。故著公穀舉傳。辨之。其意以爲聖人之補遺則不
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穀之且父
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傳授。於不
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詞。後秘不以示人。故弟子言人之
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
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數萬獨以

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
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澀。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
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
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荀曰。微辭以避禍。春秋不必作矣。况
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
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
既死。篡弑攘奪。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
不示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
得其義者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
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人。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
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入凡例。廣采他說。
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其大意如此。世稱之曰隱君。

據春秋公穀舉傳吳

楊如山字少游。蜀嘉定州人。宋末游江南。四請漕舉。宋亡不仕。後家京口。著春

秋要旨十卷。

據鎮江府志

張樞字子長。東陽人。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爲長史。辭。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仍以病辭。歸卒。嘗言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據金

華府志黃潛墓表

黃仲元字善甫。莆田人。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遷太常博士。

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著有經史辨疑。

據姓譜

王義端字元剛。受易於廬陵歐陽守道。與兄義山俱有名。以恩監江陵白水鎮。遷武岡。綏寧令。文丞相起兵江西。辟與幕議。義端歎曰。事已至此。去將安歸。涕泣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或勸之仕。曰。我不能死。可復仕乎。著經疑十五篇。據程鉅夫墓表

陸正字行正海鹽人舊名唐輔宋亡與族父靈龍以家世宋臣矢不仕元遂更名正程文海薦之不起後復與劉因同徵堅不赴隱居教授及卒門人私諡白靖獻先生立書院於陳山祀之著有七經補注

據浙江通志

鄭君老字邦壽長溪人咸淳四年進士元初交薦不起學者私諡曰靖節先生

著有五經解疑

據姓譜

張卿弼字希契弋陽人咸淳戊辰進士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仕至興化倅宋亡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業者甚衆講學藍山書院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修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

據虞道園集

王所字喻叔黃巖人咸淳進士宋亡致高郵軍事歸營書院於漢濱及卒黃超然題其墓曰宋進士元逸民南峯王公墓著有五經類編二十五卷

據台州

府志

葉夢魯直建安人入元不仕著有經史子要

據黃虞稷文

趙德。宋宗室。自號鐵峰。博學工文。隱居江西之東湖。著有五經辨疑。據江西通志

張淳。字子素。南樂人。至元中徵辟不就。著有四書拾遺。據黃真稷文

史伯瞻。字文璣。溫州平陽人。元時隱居不仕。辨諸家說之與朱子相悖者。著四

書管窺五卷。據黃真稷文

王文煥。字子敬。一字叔恭。入元不仕。學者稱西山先生。著大學發明一卷。據括

蒼藥紀

吳浩。休寧人。隱居不仕。著直軒大學口義。據徽州府志

黃節曰。自有宋之亡。仗節死義之士。遠軼前古。論者以爲程朱諸賢講道論德之風。有以致此理。或然與。然以君臣之義。範圍一世。概論死節者。誠未知其椎心泣血。繼之以死。尤有國旣之痛存焉。何以明其然也。夫死者已矣。吾論生者。如上所述。類無一命之寄。而皆卓然不屈。恥爲臣虜。凡五十餘人。又皆哀然著述。發明經訓。足爲後世取法。若而人者。其於有宋不能執君臣之分。以治之。嗚呼。匪明乎國恥之痛。何以至斯也。惟夫諸賢之名。不爲史氏所錄。僅而得傳。當

日發明經訓樹厥廉恥使先王之道衣冠之倫不至中絕其爲功於世道人倫殆巨論者乃謂胡元御宇許衡祭酒使匹夫匹婦咸知倫紀大類當日無人焉立身範世而惟歸功於許衡嗚呼此則諸賢不彰而史氏無徵之咎也蓋惟有諸賢則許衡可不煩言而誅矣夫吾之爲是篇也蓋不敢苟焉爾永新吳鄒注周易宗程朱不爲苟同宋末避兵山西改姓名曰張應珍自號義山先生示不忘故土意吉安府志附之宋遺民之列朱彛尊曰攷元秘書志題名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由從事郎歷秘書監丞大德八年遷秘書少監九年乃更姓名吳鄒則嘗仕於元矣爲其嫌於仕元也吾故削而不書邛州之申子著大易輯說居慈利州天門山隱居幽深無心求仕垂三十年王履序之曰數年來經生學晨星落落吞三爻於天上留七分於人間孰謂天門十六峰下尙有斯人爲斯學乎徐乾學校通志堂經解表之曰宋儒翁方綱曰皇慶二年四月湖廣行省劄付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元時山長皆以劄付儼同一命之寄爲其嫌於仕元也吾故削而不書爰源程龍著易圖補筮法登宋進士第歷嚴州

推官與方回同事。胡下元。臨安太后手諭州軍降。方遂以嚴州入元。龍不肯。署被擒。伯顏釋之。辟差同知江西贛州路總管府。勒令之任。中道走歸。隱居養母。十餘年。會拘刷宋故官。不奉詔者族其家。龍垂涕曰。安有爲人子而棄母者哉。因出受命。授溫州永嘉縣令。除松江府判官。隨同知湘陰州事。歸舟所載惟易圖板數十擔而已。以中順大夫致仕。自號苟軒。又號不翁。爲其嫌於仕元也。吾故削而不書。閩縣郭鏜著易說。至元中舉遺逸。授泉山書院山長。終興化路教授。學者私謚曰純德先生。爲其嫌於仕元也。吾故削而不書。吉水周聞孫。至正中舉於鄉。赴春官。中乙榜。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多遼金故臣子孫。不肯以正統予宋。聞孫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著有尙書一覽。爲其嫌於仕元也。吾故削而不書。樂平朱公遷。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著詩傳疏義。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爲其嫌於仕元也。吾故削而不書。若此者。皆宋遺儒也。吾削而不書。爲其抱國恥之痛。而不能申出處之義。不得與諸賢等嗚呼。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社說

章君韓鄧示近著四篇一六詩說二小正大正說上下篇三八卦釋名四毛公說字述義皆瑣當爲前人所未言屬草自七月至九月凡三閱月而成其精審可知也錄以代社說記者識

○○六詩說

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若然鄭君謂比賦興各有篇什自孔子殺雜之而毛公獨旃表興其比賦何緣缺遺凡綴文言事者各有通別左氏說賦彤弓角弓其實小雅也吉甫作誦其風肆好其實大雅也若斥彤弓角弓曰賦崇高曰風頌則不可投壺記言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獨鹿鳴白駒在雅理首無文鵲巢等五篇皆在風董仲舒作麟露言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楚莊王篇今案其詩亦在大雅風哉

風哉。尋此類例。故訓傳雖言興。寧知非通名。余又念故訓傳言興者。非六詩之名。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君曰興者。以善物喻善事。則故訓傳所題是也。然則關雎興於鳥鹿鳴興於獸。循是比類之。則是爲樂語。不與六詩言興者同事。賦比興宜自有主名。區處不與四始相拏。餽生季材不識也。以爲故無篇什。抑古者聲均之語多矣。卜筮有占繇。自爲流別。官箴銘誄。容經弟子職。醮祭之辭。皆均語也。其稱詩者。亦衆。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設大師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師乙說四始外復有商齊投壺記。其凡最七篇。明不爲齊風。商頌畜君何尤。徵招角招是也。則齊詩復有合大韶者。商者五帝之遺聲。與十二名頌殊流。投壺復有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八篇廢不可歌。今三百篇亦闕九歌。商齊史。辟諸詩不載。顧獨疑賦比興無篇什甚陋。不嫌宜勿取。談者或以六書相例。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爲其體。轉注假借斯以致用。同稱六書。余以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說一字。孳乳爲數名者。故考老本同聲類也。而爲二字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說不孳乳爲異名。

者故令長自有義而施易爲官號二者論造字籀楮之則非不關字形也若六義以風雅頌兼賦比興者是則亂流無別寧當以六書擬議藝文志曰不歌而誦謂之賦韓詩外傳說孔子游景山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次述三子各爲諧語然句度皆參差不應節族荀子有賦篇刻雕事物窮于一端至屈原益閔肆明賦文籀不可被管弦瞽矇諷誦詩世奠繫杜子春日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忱懼其動世繫可誦宜如急就章道姓名次爲均語直鋪陳而已是亦賦之族類而不以道情性申怨思及七略錄山陵水泡雲氣雨旱禽獸六畜昆蟲器械草木鼓琴劍戲皆放依是按瞽矇誦世繫卽宋人姓氏急就篇之始山陵水泡諸賦卽宋人事類賦之始蓋賦者比於甲兵車乘簡閱簿錄貴其多陳臚故不被管絃則不依詠也不道性情則是史篇凡將之流也是故周樂與三百五篇皆簡去賦比者辯也凡翼事治具周官言庠漢世言辯及辨方言毗明也借爲明辨遺之辨有女卮離辨

亦離也。記言離經辨志。革中絕亦曰辨。比辯聲相轉得互借。自伏犧有駕辯。夏
后啓而有九辯。九歌九歌在六詩外。九辯則比晚。周宋玉猶儀刑之。語稱辯給
辯博。故辯亦文辭。不被管弦。周樂及三百五篇。因以無比興者。周官字爲廡。大
師大喪帥瞽而廡。作匱諡。鄭君曰。廡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
書廡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諡。瞽朦諷誦詩。鄭君曰。主謂
廡作柩諡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諡。按鄭君說廡自塙王引之謂司裘司
服巾車車僕司常司兵圍人大司樂
既下皆明斥其物今大師直言廡不指何器明不得以文字偶同爲例既言帥
命既諡爲之也此爲興與誄相似亦近。述贊則詩之一術也。王侯衆多仍世
誄述。篇第填委不可徧歌。錄之亦不益教化。故周樂與三百五篇無興。鄭君過
以故訓傳言興者當六詩之分不悟其本之樂語。因疑賦比興皆已合在四始。
孔子曰。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若合以賦比興是令勞殺失統。何所之得。世
儒復疑風雅頌爲異體。賦比興爲異辭。苟以不見荒樵章竟。泯絕經略。令六義
亡其三。若九德之歌有一二存者。復可云六府合在三事中矣。太史公說古詩

三千餘篇世疑其侈言無徵效以世繫王侯之誅麗之必踰三千可知也

○小疋大疋說上

說文疋足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章絳案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是故記錄稱疋取義於足迹。今字作疏疋。寫古音同。故亦爲寫號其物形。謂之書書者象疋之音而孳乳之字也。釋獸曰鹿其迹速。啻其迹解。速今字爲麤。本因疋變。疏或作疎。疎可證。說文曰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詩傳曰兌成蹊也。說從兌聲。凡言疏言解言辯言說者無所取之。取之足迹也。畫續亦曰疋。樂記朱弦而疏越。鄭君曰疏畫之。笙師鄭司農說雅有兩細疏畫是也。彫鏤亦曰疋。有司徹疏七。鄭君以爲刻飾。明堂位疏屏疏勺。月令其器疏以達。鄭君以爲刻鏤是也。圖畫刻畫皆筆削之事。於古則一故。悉曰疋。以足迹命之。其後孳乳卑則曰書械器則曰疏。疋網戶。朱綴刻方連者則曰疋。要之其始皆葵諸足迹已。大小疋者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頌本頌兒字。褒

美則曰形頌紀事則曰足迹是故正頌相待爲名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范寧述之曰孔子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
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此則王
者之迹謂之小正大正故訓敷如也世人欲改王者之迹爲近復謂變風終於
陳靈雅雖絕不爲詩亡案其年世春秋之作後陳靈百二十年不相比次又非
託始於徵舒也論稱式負版者孔安國曰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孔子時圖籍
猶上王朝近人之官遂息乎余念中夏語抵多自身毒來彼稱足曰頗陀其論
亦多得足名達摩鐸陀頗陀者此稱法蘊足珊祇提頗羅夜耶頗陀者此稱集
異門足又言嘔椀南者譯義爲歌誦直譯爲足迹王者之詩稱正乃其倫也善
書者爲正故晉史並稱有才知者謂之誥語自此始樂官亦有大胥小胥胥卽
正也後漢有大予樂官大予者大胥之異文若匈奴傳比疏亦爲比余矣予亦
正也然則六詩惟正爲重齊詩推五際六情不取風頌蓋明其指歸哉故曰王
者之迹息而詩亡也爲雅爲夏皆與正同聲古者或借雅爲正何武傳曰槃辟

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杜子春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此則雅拜亦爲疋拜。與手拜對名。夏之從父說文亦曰：兩足也。凡樂言疋者有二焉：一曰大。小疋。再曰春牘。應雅雅亦疋也。鄭司農說笙師曰：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鬚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後司農曰：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賓醉而出奏。械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兩說雖少異。器長五尺。以至七尺者。趣以築地。皆杵之倫。樂記治亂以相。訛疾以雅。劉昫唐書樂志說相爲春牘。曲禮春不相。後司農以爲送杵聲。雅之用亦在椎。漢官有執金吾以駟牙鉏。吾同物。明吾借爲雅。金雅者金椎也。要之相雅同物。徒鞞革不鞞革及長短異。雖二名實以一語變轉。若龠笛簫三名聲均皆相似。笛爲截竹筒。爲洞簫亦故同語矣。雅本作疋。以築地。節行名。楚王戊使申公白生杵曰：雅春於市。雅猶相也。古字多以晉爲相。是故相之語。抵亦曰疋。相以築地。則送杵之聲亦曰相。荀子以作成相。藝文志以錄成相。雜辭。

○○小正大正說下

甲曰。詩。謹云。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然則稱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說文。雅。楚烏也。雅烏古同聲。徐鉉切。雅字一作烏。加古在魚模。則正如烏。若雁與鴈。鳧與鴛矣。大小正者。其初秦聲烏烏。雖文以節族。不變其名。作正者。非其本也。應之曰。斯各一義。閎通則無害爾。且頌本形容也。禮樂志言。高祖六年。作昭容樂。禮容樂。以昭容方昭夏。然則大樂必以形容爲號。漢初猶然。頌爲形容。甚明。詩。謹則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卽又以容爲包容也。其說春官大師曰。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復別取聲義。序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謠。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卽以八風與諷諫並說也。頌與風。得函數義。正之爲足。迹聲近雅。故爲烏烏。聲近夏。故爲夏。聲一言而函數義。可也。若牽其名號者。周之九夏。以鐘鼓奏之。禹樂。又稱大夏。悉非文。王鹿鳴之儕。

何其名之相濫也。

○○八卦釋名

說卦道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爲日。艮爲山。兌爲澤。又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德象雖具。談者多末明其字。詁案說文。乾上出也。此說草木冤曲而出。無取天義。字從軌。聲當讀爲軌。軌日始出光軌軌也。語轉爲皓。噪。昇。暉者。皓。吁也。吁乃軌字。吁字訓晚無時義。昇者。元氣昇。昇春爲昇。天稱天者。多言昇。故以聲轉。謂之軌。其言健者。象聲而爲訓也。坤從土。土申。土位在申。爲地。易明象聲而爲訓。故言順。辟。歷。振。物者。謂之震。是故震象。雷。震。娠。蹶。辱。諸文。亦然。皆訓動矣。巽具也。無當於風。及入。巽。選聲類同。廣雅釋詁。選。納。入也。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堯典。內于大麓。五帝紀。說堯使舜入山林川澤。列女傳。言選于林木。是故選者入也。選。奕。與。孫。遁。皆。衄。縮。潛。伏。義。亦。內。入。也。選。又。遣。也。從。辵。巽。遣。之。遣。縱。也。春秋傳。曰。弗去懼。選。荀子。儒效。曰。選馬而進。放縱使走爲選。縱馬亦爲選馬。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風馬。

牛者放馬。牛故選爲風矣。坎之爲水象聲爲陷。易知也。離本離黃。離麗皆發之。借爾爽並從發。爾者麗爾從發。其孔發發爽明也。從發從大象隙中光是故爲火。爲日羅旬語呼光芒如引竿者爲發。蓋東西古語同也。艮者讀爲垠。粵垠或爲圻。其義則岸也。故爲山圻幾聲類相似。若雕幾爲彫。圻故垠。又取聲於巖巖者訖事之樂。古訓幾爲巖者卽此字言無邊際亦曰無垠。無沂故垠爲止矣。兌之爲文說文訓說直從易傳象聲之義耳。本義當爲通道。卽今隧字。毛詩傳曰兌成蹊也。老子曰塞其兌。檀弓記曰且于之兌。兌今字爲隧。字本從台。台者山間陷泥地。因是兩山間洼下。通人行者謂之兌。從儿者在人下。故詰訕言足迹成蹊也。通達之字當爲兌。達本行不相遇。一曰佻達。往來相見貌。無通迴義。故知宜爲兌。兌與豕聲。義復近。豕者從意也。說釋之字古音如稅。皆聲近。足相隨從謂之兌。志相隨從謂之豕。通迴其道謂之兌。闔析其心謂之說。義相似也。案始曰兌說也。字本從台。台者山間陷泥地。案始曰兌爲澤也。古字多以衍爲台。釋名說下平曰衍。小爾雅說澤之廣謂之衍。台字廢不用久。故兌之爲澤莫能明也。

○毛公說字述

召陵許君述說文解字多本詩故訓傳譚嘖索隱眇與頡籀故言相會說解之
文或不能剟一字况其大義彰彰者毛公與李斯同師孫卿知後王之成名諸
夏之成俗曲期每說一字淖汭隨理聲均駢隱地動鈴鈴倉頡篇所不具宜以
故訓傳統縫其闕獨有最審諦者二事說文不能用大雅行道兌矣傳曰兌成
蹊也其軍三單傳曰三單相襲也小篆既無隄兌則爲其本字訓說者由此施
易許君曰兌說也猶皮傳也說見八卦釋名單字彛器作或復爲皆象系聯
在六書爲指事小篆從古文之體字則作單諸相似續曰單方言蟬續也楊雄
傳曰有周氏之蟬媯二代世表窮蟬世本謂之窮係蟬係義相應皆單字也單
之聲轉爲氏蟬從單聲禮經作觚從氏聲其例也本其所生謂之姓辨其世系
謂之氏氏亦借爲單字若楊雄言蟬媯矣諸相承襲亦曰單言代嬗言禪位皆
單字也其軍三單者若漢時卒更踐更過更之制更番徵調以後至者充前人
之毀與禪位同義故曰相襲經訓與字義若合瑄亡有昭哲於是者矣太史公

秦楚之際月表曰五年之間號令三嬪三嬪正當爲三單直所期之質異耳義素明湜而崔靈恩沈重孔穎達諸子晦於字例正義則曰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然先是王肅已不能瞭故其言曰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不悟其爲禪襲也王肅已上鄭君猶在疑眩感忽之間是故改易傳訓自爲之說曰單者無羨卒也鄭君已上許君故已恒惑弗能憲章以形從間以義訓大訓大者直釋之段借其於本義縣矣自爾隧字無文可徵兌之爲澤亦且失其本株說單者愈益誣罔阮元說好父辛彝以V象三辰說爲示字諺輕之士復傳之二辰旂旗以爲其軍三旂夫熊虎爲旗交龍爲旂鳥隼爲旗龜蛇爲旂皆畫其物象不以易司常之正名假令小雅曰旂惟旗矣今日蛇惟隼矣設此旂矣今日設此龜矣文義則詰籀不可通何其迷誤不諭如此也以V象三辰聲類近示說爲示字此則V亦象彈丸形聲淪近彈復可說爲彈字耶阮元又說古文祈從从從單亦本旂字尋耑卽古文旂從从斬聲說文斬亦從斬然不能舉其字無宜穿穴形聲相從將非蟬嫣之本文

得焉本訓長聲斤聲本通故後漢書悔不若從單斤聲則聲義皆媯媯之媯尙無本字小憊亦作悔不小斲也說爲三辰匡刺則甚矣昔李陽冰以墨斗說夷世知其盤阮元說單其盤什伯於前世曾不寤毀棄雞駭而寶畧商曩令許君陔守傳說示之典常安得此詫者之言乎

社說

順德簡竹屏先生著書山中以十五年之力成尙書集注述疏三十五卷門弟子校刊于廣州城西之尙書堂亦近五年而畢是書爲先生生平精力所萃主于申明大義陳古誦今不爲執一之說與尋常說經家不同亟錄其自序及後序各一首以代社說記者識

○尙書集注述疏序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故書之失誣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今之爲尙書者其誣有三焉東晉僞古文其誣一也書序孔子作其誣二也執漢學之失其誣三也昔者漢孔氏安國獻古文尙書此秦燔書時所壁藏者也其爲伏生壁本今文所有者二十九篇其逸書多十六篇惜不終立之也晉永嘉之亂而古文亡矣東晉梅賾獻孔傳古文尙書其爲今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諸馬鄭古文本也而其餘則僞者二十五篇蓋經附傳而出焉僞傳之罪小傳可從而可違者也僞經之罪大經可從而不可違者也宋朱子不旣疑於東晉古文哉蔡氏沈受朱子之命而爲

書傳也。固疑之矣。故其爲牧誓傳曰。此與湯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大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此獨爲全書乎。蓋疑其有僞者也。特未皆辯之明。爾今之辯僞者。皆明其僞之所從出矣。然辯僞如惠氏。猶謂僞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何以使天下明僞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僞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是以帝位等臣位也。是誣也。堯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讓于稷契暨皋陶。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讓之。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皋陶也。故堯典言堯讓四岳。帝位。岳不受。岳雖知有舜。不以讓也。其舉舜者。以帝命而舉之也。非自岳讓之也。其後言堯讓舜。帝位。舜讓于德。曷嘗言舜讓于何人哉。僞大禹謨曰。枚卜功臣。非也。夫禹以諸功。臣皆可讓。帝位也者。則其先何爲而獨讓皋陶乎。既獨讓皋陶。則皋陶在諸功臣之上。與所謂義鈞從卜者異矣。雖禹讓而帝未命之。禹何不再言皋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諸功臣可卜而讓之。則其先獨讓皋陶。非禹之誠也。聖人而猶有不誠者乎。僞大禹謨言益贊于禹者。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爲辭。而曰。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是益爲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爲有苗之不若也。顧氏謂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皆誣也。周語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可近之義也。僞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是誣也。左傳稱吳公子光云。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閻氏以爲此任威滅愛之言。而謀逆如公子光者。喜聞之爾。非書辭也。僞允征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則以所聞者爲書辭矣。是誣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威愛所宜兼濟也。豈古之書辭而不及兵家言邪。僞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此襲禮緇衣所稱尹吉者而竄之也。然則伊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將伊尹亦有九有而與湯共天下乎。是誣也。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史記言楚子伐隨。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觀政猶觀兵也。史記言武王先伐紂。二年而東觀兵矣。僞大誓曰。觀政于商。以史記之誣誣之也。左

傳以兵諫爲愛君。春秋之邪說也。程子以爲今日而天命絕則紂獨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絕則紂君也。武王爲臣敢以兵脅君乎。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蓋武王既事則諸侯奉之爲天子。故柴祭天也。僞大誓曰類于上帝是始事伐紂。武王以諸侯而祭天也是誣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實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也。孟子所謂天吏也。孟子稱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救民者豈以諸侯而祭天。妄爲應天者邪。僞湯誥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天后請罪有夏。此襲論語所稱湯祭上帝者而竄之也。亦誣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是湯先自爲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論語所稱者墨子引之稱曰湯說其湯說有今天大旱之辭。蓋湯既克夏大旱七年而禱雨於天也。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說。今湯說猶金縢之說也。禮曰殷人牲用白。今用元牡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非未變夏禮也。猶周人牲用騂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也。然則禱雨之說非將伐桀而祭上帝。

也。故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猶論語言天，厭之又言獲罪於天，皆以天道言之，非祭天而爲是言也。故禮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禮別嫌疑，其義精也。曲禮言諸侯曰：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言武王之興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蓋伐紂時不稱王也。僞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是誣也。將伐紂而武自王，是貪商也。則武王之志荒矣。樂記稱孔子之辯武音者，猶是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爾。夫牧誓稱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爲祝辭，則無追加之者也。禮坊記曰：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爲良顯哉。蓋君陳爲人臣愛君之辭，猶大誓爲人子愛親之辭也。今僞者以成王告君陳，則爲人君告臣之辭，是導諛也。是誣也。閻氏曰：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

令辟如成王爲之乎。僞畢命曰：嘉績多于先王，此美子孫之臣稱先王而自多。非善則稱親之義也，亦誣也。蔡仲之祖文王也，卽成王之祖也。維誥稱周公告成王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然則成王告蔡仲當言：我文祖矣。僞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以成王而稱文王曰：乃祖既無美稱，且若成王與蔡仲不同祖者，誣其祖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所謂性善也。僞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僞孔傳謂：民心無中，從汝取中也。夫民心苟無中，又何能從汝而取中乎？荀子曰：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惡以詆孟子者也。今僞君牙以荀子性惡之意而僞焉，則誣民也。夫伏生今文無書序也，今謂孔子作書序，斯誣矣哉。朱子謂其爲周秦閒人作也。蔡氏從而辯之大義章矣。甘誓曰：大戰于甘，猶易所謂龍戰于野也。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夫王師大戰不可以言與戰也。誣啓之不競也。蔡氏曰：大戰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猶書王伐鄭，不曰與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

曆之無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與戰若敵國者，何哉？孟子曰：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序曰：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不其疏乎？故僞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僞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蓋僞者以爲大甲以孫繼祖，湯沒而大甲立，稱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湯崩踰月，大甲即位，遂以二十六月而服闋也。此非禮之大者也。公羊傳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今於先君崩年而即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奠先君也。曾謂伊尹爲相而有是乎？則僞古文因序之疏而益其誣也。然漢學如馬、鄭無不從序者，而序有失焉。故漢學之失，有因序而爲誣者矣。君奭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國以知事，據經而明也。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謂之不誣不可也。而馬、鄭皆從之，不有蔡傳不使周召元老終古皆疑乎。康誥之首，蘇氏謂雜誥脫簡者是也。經曰：作新大邑于東國。雜又曰：乃洪大誥治其爲。雜誥之首可知也。序者不察而以爲成王封康叔之

書失之者大矣。康誥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蓋康叔，武王之弟。此武王封康叔而誥之也。康叔監諸侯，故曰孟侯。康叔於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則既爲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稱之？蔡氏所繇辯序，也不辯乎此。亂賊託焉。漢王莽說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何其誣之甚也。以左傳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繇曰：晉及魯衛，王母弟也。祝佗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且參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蓋叔者，母弟之稱也。魯衛，武王母弟。晉成王母弟也。夫以衛爲王母弟，分物以封，則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則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佗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蓋有繇也。古之稱王天子也，非後世所謂諸侯王也。大誥稱王若曰：猷！此周公奉成王命而東征也。鄭氏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嗚呼！周公爲臣，可居攝王位而權稱王哉！王莽擬大誥爲攝皇帝，若曰：之文，胡爲乎鄭不戒於莽賊也？夫君幼而臣攝政，則可攝位。稱王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書隱公之攝位也。周公攝政，非攝位也。鄭釋大誥之

誣因康誥序爲之也。今江氏王氏孫氏於此皆從鄭焉。非執漢學之失而不辯邪。凡若此者皆三誣之宜去者也。故必去其三誣。則孔子所謂書教者宜明也。書教宜明。則孔子所謂其國教者宜明也。體朱子之意求漢學之是以明孔子之書。辯序而察之。使僞古文不得託於序也。其可乎。禮之爲記。雖猶有失。然記者初非僞經也。揚雄擬經。漢史猶以春秋誅僭王者。誅之。况乎其僞經也。今僞古文雖不得僞者之主名。亦以春秋誅不得名之賊。誅之而已矣。僞者或襲尙書逸文而竄之。其他百家亦雜采焉。彼徇僞而不去者。豈不以懼遺所襲之義。遂忘所竄之非義歟。今萃逸文而明之。則其義之襲逸文者皆存乎其閒。而於彼何所遺也。其雜采而義者於所襲百家之書而明之。則其義亦豈遺乎。夫僞者雖所襲之義而既在僞古文也。則皆失其浩然之氣者何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今有澶物而盜竊焉。好古者欲觀澶物。與其從盜之家而觀之。則澶物雜乎盜物而爲之不尊也。奚若執盜誅之。而還澶物於其主。迺從其主之家而觀之。然後見澶物皆煥然如初也。

高宗純皇帝定四庫書。凡辯僞古文者。無不采錄。蓋以經義者。萬世之公義。將以俟後之攷之者也。夫孔子以書教。知其國教者。於何爲而觀其深也。乎。大傳稱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蓋七觀皆觀國之光也。其餘則可以推矣。鴻範者。通皇極於四海者也。紀天之數。而無不徵之於人。非人無以立政。非政無以用數也。故八政八曰師。師者兵也。無兵則諸政必亂。食貨皆可奪。而四海之賓者。將不賓矣。兵居八政之終。非以爲可後也。所以成諸政之終也。雖然。兵不可後。而徒言兵不可也。立政者。能官人以立政。其兵遂彊也。謀檢人之面。則政不立。而兵不彊。用吉士之心。則政必立。而兵必彊。故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能官人以立政者。其兵能若此也。此非堯典之柔遠能邇者乎。皋陶謨以知人而安民。莫安於此矣。顧命之訓。其言柔遠能邇也。曰。張皇六師。其言昔君文武也。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皆此意也。文侯之命。苟不徒曰。其歸視爾師。而

平王與文侯謀六師而立政也。東周豈不可復興哉。繇是推之。書教所以繫於
真國也。故釋書者不可不慎也。史記言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
祀。蓋微子去之卒得之爲客而封宋也。則史記謂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軍
門。而縛膝行而前者。非所以教孝也。大傳言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鮮。
武王因以封之。蓋箕子未嘗受封也。所謂我罔爲臣僕也。雖在朝鮮。終身稱箕
子焉。爾箕子者。故商之封也。則大傳言箕子受封。以臣禮朝周者。非所以教忠
也。此一人之說。且古說也。猶得失半之不皆古義也。則擇羣言者。可不慎乎。凡
說經者。雖添文以明經義。而於經實無添文。孟子稱孔子釋烝民之詩。今可攷
也。金滕曰。王亦未敢諂公。蓋示天下以成王之明。足以爲教也。鄭以欲諂未敢
釋之。欲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經無欲諂之文。而鄭添之。則成王不疑周公之
心。無以白於天下矣。漢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
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矣。然爾雅訓詁。或一名數
義。或不備焉。非旁通他經案之本文。將失其大義矣。爾雅曰。食僞也。此左傳食

言之義也。孫氏執之謂僞。古通爲以釋堯典。食哉惟時。而於蔡氏釋以孟子不違農時者。反不從之。是不知堯典咨牧道在養民。當教之以重民食也。尙書古文。梅本其爲今文。所有而取諸馬鄭。古文本者二十八篇。其竄之者甚微。今幸猶有所据。皆復其始也。今古文異流同源。宜通之矣。使其取其長。猶今本論語合古文。齊魯之長也。今自雜誥之首脫簡。而外諸篇皆無脫簡。亦無闕文。惟稽其篇次稍失之。爾或疑其譌。且脫者以爲壁本之殘。或奉於僞孔傳序。以爲伏生口傳之失也。或以爲佞屈聶牙。遂不攷於諸經。而不知古聖賢人爲文之濇也。故必知諸經有代爲設辭之文。然後梓材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逆而倒敘。斷而遙接之文。然後雜誥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因時變稱之文。然後顧命之義皆通。義在文中。聖門以經學稱文學者。謂斯文皆斯道也。朝亮不敏。謹爲尙書集注述疏。凡尙書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上下都爲三十五卷。其明今古文之傳者。詳卷首尙書大名下焉。其大誓逸文。擇次二十九卷中。存二十九篇之略也。書序辯附卷末上。僞古文附卷末下。欲其備考也。僞逸

文則附僞古文後焉。禮曰毋勸說。今之所集皆述也。敢勸說乎其純采之則名其不純采之與或爲公言則不名無非述者。易文言四德采之穆姜而不名。今考於傳蓋不純采之且或爲公言也。論語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其語皆然與所稱周任之言者不同也。其不純采之若亦名焉將必錄而辯之則蕪矣。此孔子所以述而不作皆爲文言也。朱子稱蘇氏釋書之文以爲過人蓋知言矣。後世言經言不悉文或苦其蕪今不敢不戒之也。凡要義於注登之異文異說之要於疏存之徵引則取其義之著者義同則取其言之文者注文宜簡疏文宜詳其或徵引詳於注中者以經之古言古義非此不明。從鄭禮注之例也。徵引之字彼此不同則以可通者明之。從釋文及諸經疏之例也。義之先後貫乎章句外注或申其義或總其義皆與內注相參而經之脈絡通焉。從朱子四書注之例也。古經善文或句中有圖今疏後或附圖雜誥以圖及獻卜之義也。疏原其始前人之注後人疏之其注而自疏非從唐之道德經注疏例也。易傳固有其例也。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又自申之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

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蓋說八卦皆然。僞孔傳非不多所襲也。討其所襲之義。復其所襲之名。而注不登僞孔矣。亦誅絕之也。非鄭棄鄧析而用其竹刑如左傳云也。其僞傳之非義而可惑者。則疏皆辯焉。自維固陋。少之日手寫尚書。綴而讀之。迨游九江朱先生之門。時講習之。若有寤者。既不自休。博稽尚書家言。樸學可觀。其義猶將待發也。久而鄉居草堂。與諸學子辯難。而令鈔所屬草者。八年。旋以時義旅於陽山之將軍山。與諸學子居山堂。夙夜從事。如鄉居時者。又三年。百爲皆廢。終食不忘。胥勉勉乎尚書述草。蓋自草創以來。既十有一年矣。所以艱屯無悔。必蘄草畢者。自以讀書報國。愧非其才。惟素所習孔子之書。或猶可竭力於斯。以無忝君父之教云爾。今草甫畢。諸學子數請校栞之。願得爲禮之肆簡也。迺如其志。以草畀焉。庶幾共明書教。將知遠而求之深也。

社說

○尙書集注述疏後序

嗚呼。治經之事。豈一日乎哉。諸學子而校刊尙書述草焉。則五年於斯。率儻居廣州城。集同門千金。以資刊者。其草則自陽山山堂八百里月郵以至。皆旋定而旋發也。其始手書詒校者曰。昔程子爲易傳。其草不遽以授人。有問者。則曰。尙冀少進乎。迨寢疾而後授之。此其慎也。朱子爲論語集注。孟子章句。先後得其草者。數刊之。則見其數改之。其將沒而猶改之者。則所爲大學誠意注文也。朱子豈不欲如程子耶。世變愈大。非刊之。則其草難存。不得已也。今尙書述草。非敢有然矣。惟其改之。則所懷也。二三君子。將於校刊時。而能助乎。季漢武侯曰。昔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此以政事而念幼宰之勤渠也。書以道政事。今從事在書。不曰是亦爲政乎。雖十反。宜也。凡經義皆大而微。有素所存疑。乃決疑於斯須者。今之發草。時或遞至山下。遽追而改定。此

所謂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也。則亦何疑於辯難乎。二三君子。心力方彊。惟經義足以生浩然之氣。古之人所以爲無競者。皆至今存也。其完文然也。其逸文猶然也。其大略不可不先明之也。太甲之逸文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夫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王者子民則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親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與安矣。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故二君而啟其爭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無能相與安矣。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孟子曰。民爲貴。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蓋天子之貴由民以爲君。當無賤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苟得民則四方皆與君之矣。苟不得民則四方無與君之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故曰辟。則爲天下僂矣。明無與君之也。由是言之。民依於君。君依於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經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稱民權。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經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職。而不逞君權。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萬世不可以他求者也。夏書之逸文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夫衆者民衆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傳戴皇天之戴。謂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乾爲天。爲君。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萬國之衆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此以知民不當挾衆而自主矣。蓋衆非元后何戴焉。以如易能以衆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衆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衆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

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失衆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衆而自強矣。蓋后非衆無以守邦焉。召誥言有王元子者曰。用顧畏於民。暑夫暑險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民險矣。而后以守邦者。亦民險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暑者。豈以爲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暑也。蓋以是爲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爲誠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暑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

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暑在也。若宋之義民是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
畏於斯乎。多士曰。罔顧於天。顯民祇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暑也。而
其險昭然矣。不知者以爲民暑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衆而誑言。犯上而
作亂。皆民暑也。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於召誥之義哉。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大學
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
以民爲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
無不從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託於太誓者。以人欲爲天
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
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於外物焉。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性之
欲之正也。人性之欲。有雜人欲而化於外物焉。故樂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
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欲絕之矣。而妄以爲天必從之乎。夏書
之逸文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夫適。聚也。振木鐸而

行則聚衆聽焉。故曰適人。徇。徇。徇也。杜氏曰。適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是也。此漢志所謂行人采詩者也。師衆也。官師者。百官之衆也。規。正也。詩序曰。汧水。規。宣王也。相規者。相與規正其君。若無逸所謂胥教誨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謂藝人也。國語曰。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蓋言工執藝事以諫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矢其國。况其爭之多乎。夫諫者。爭也。以公義。爭其不義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專也。而願聞其過。是故諫無常職。人人可以盡言於吾君。適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諫也。徧乎百工。則衆矣。詩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又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國語曰。庶人傳語。又曰。風聽臚言於市。皆衆諫之義也。然而古之士民。其氣不囂者何也。非挾衆故也。以義之正者爲公。非以言之衆者爲公也。夫諫者。何爲而知義之正乎。古之學校。六經之術。明也。盤庚曰。誕告用。寬。其有衆咸造。勿喪在王庭。此盤庚將遷而告民也。誕。大也。寬。誠也。有衆民也。

造至也。勿褻者戒其慢也。庭者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古者君有大事則有庭詢之法。臣民集焉。洪範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者也。古之爲君者。此其不與臣民相隔也。然豈詢之而不察之。徒聽於庭議之衆哉。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故凡庭詢者。非不察之而徒聽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學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也。朱子所以必言窮事理爲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於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窮事理爲言。蓋以人臣之義。正君而救民。莫大於是也。當盤庚時。以河患遷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違君。雖民有箴言。皆伏之不聞矣。盤庚苟不察之。徒聽於衆。將不以庭議沈其國耶。善夫盤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惡。釋其民之疑。不廢庭詢。而庭詢有正。不可以衆挾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設中於心者。而能然乎。大誥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大告東征也。管叔率羣弟。流言誣周公。殷武庚從管叔而叛周。成王大告東征。而察天人之際也。非空言也。實事也。實理則實事之由也。夫造爲也。爲猶作也。哲。智也。洪範曰。明作哲。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君之於民。以哲智導而行之。則民無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爲大學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即大學致知之至也。此大學之宗也。朱子本之以釋大學者也。今言弗作哲以導民康安。況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皋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後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則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謂此也。爽。明也。詩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君爽曰。厥亂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於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即民獻之十夫。皆民之賢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猶無逸所謂訓告迪哲也。亦猶君爽所謂迪知天威也。蓋上帝命討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導而行之。非知無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則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於此見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蓋十人迪哲。則天

命討賊之義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即邦由是定。非昏亂之邦矣。當是時。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專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爾。何其明哉。十人迪哲。二公當在焉。其不疑。蓋有由也。故成王所謂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於能察奸謀而定天下之大艱也。豈類小智不明者之所謂格知乎。仲虺之誥之逸文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者。亡。夫自爲者。自己爲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爲者。通上省文也。疑猶禮言師保疑丞之疑。故與師友並言。蓋疑則謀於人也。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若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國語言晉文之長事賈它也。得疑者。存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來樂毅也。皆自爲得之也。非由敵國爲之也。非由異國爲之也。士雖有由敵國異國而來者。非受命於其國之君臣而來問我也。故我得之以爲己用焉。師其所當師。友其所當友。疑其所當疑。誠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詘詘。予既已知之矣。詘詘之聲音。顏

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幽王之所以亡也。故曰。自爲謀而莫已者。亡。仲虺之言。謀國者宜如何自省哉。左傳言楚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之奔晉者。皆怨楚也。乃爲晉謀以害楚焉。故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此霸國餘烈云爾。其猶近於自爲得之者歟。周書之逸文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夫農者。平地山澤之。三農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備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功易事也。三寶者。所以通有無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此禹貢所謂惟金三品也。而周監於夏焉。則周之三寶可推矣。斷而不續曰絕。虞者。山澤之虞也。財者。貨財也。竭而不生曰匱。微而不多曰少。蓋足民之食。其原出於農。備身之事。其原出於工。行幣之寶。其原出於商。取地之財。其原出於虞。故史記引此而說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於此也。今不出焉。則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

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今周書約九職而統言之。其言農也。而三農與園圃臣妾統焉。其言工也。而百工與嬪婦閒民統焉。其言商也。而商與賈統焉。其言虞也。而虞衡與藪牧統焉。故農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龍斷之商。工商者。濟乎農而資乎虞也。虞者。農工商所由賴也。此與九職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無遺矣。豈待他求哉。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奈之何奪而失任。使其利源之不出也。或曰。三寶之金。不憂其困歟。曰。自周書言之。則不憂也。農出其三農之貨。工出其百工之貨。虞出其山虞澤虞之貨。中邦之貨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貨乎其間。其資於貨者多也。其資於金者不多也。貨之生不窮。而金之生有窮也。此以本富。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說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則天子之言矣。蓋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稱焉。

起者所由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鄭氏謂羞猶辱也。惟口起羞者。鄭氏謂當慎言是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所以謂無言不讎也。甲冑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他無不知矣。故特言甲冑也。惟甲冑起兵者。當陰備。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冑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此兵所由起也。或曰甲介也。禮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蓋禍患所由者。口與甲冑。則其大者焉。衣裳者國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當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干戈者國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鄭氏謂當恕己。不當害人是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以其能省故也。蓋喜怒所用者。衣裳與干戈。則其大

者焉。且說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冑干戈之間。何哉。易之師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師之道。錫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錫命之言也。衣裳者。錫命之用也。甲冑干戈者。行師之用也。黍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於是乎。甲冑無謀。干戈不戢矣。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晋文所以伐曹而數之也。嗚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蓋經義者。經術也。古之人於此。察焉。則皆以卓立於地。圖九萬里中。而不知其他。有何競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辯也。後世行事。或迂經義而巧者。又託經義以爲言。若宋事之於周官。則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經術則安得正之耶。且治書貴知要也。孔子贊易。奚其必三。陳九卦。歟。奚其必於顏氏之子。而稱不遠復。歟。春秋非惟言亂臣賊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皆知要也。今將有白。亦云遠矣。悠悠乎書。願無忽焉。既而諸學子得手書。敏而從事。疑問之來。筆以答之。雖八百里。若一堂爾。則所助者多也。若何猷問堯典。日覲四岳羣牧。而疑覲見爲上下之通稱。問召誥節性。而疑與孟子不

同。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陳汝廉問堯典如五器。欲從馬氏五玉之說。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稱。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張子沂問古文太誓。馬氏傳之。而疑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問金縢。周公居東。據通鑑之論。本乎詩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則因而寤舊本馬說有謬。實曰今之太誓。而鴟鴞詩亦添疏詳之矣。其高宗彤日疏。言禘義者。皆以諸疑問而益詳也。昔范氏爲穀梁傳集解。羣子有說。皆列名其中。今所問不常。列之難一。未從范氏之例也。故爲後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終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後。今旣爲前序。又爲後序。由杜氏左傳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問在校刊時者。及在其先者。張子沂編爲一卷。曰讀書堂答問。今以附尙書述草之後。俾讀者參焉。蓋尙書述草。歷十有五年。而朝亮則五十有七也。願與諸學子爲心力之爲志乎。古而觀其深。韓子有言。終吾身而已矣。光緒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社說

瑞安孫仲容先生海內學者共推爲近世經儒第一其學精六藝古文旁理墨氏鈎深致遠發明古誼爲三百餘年未有之絕學今下世未幾其著述榮華大者已鑄版行世惜其篇遺稿猶秘篋本社從先生哲嗣以得先刊遺文十數首嘗述學之有關於古誼者亟爲案期錄入報內以代社說

○○孫仲容先生遺著

○○名原叙錄

原始數名第一

古章原象第二

象形原始第三

右上卷三篇

古籀撰異第四

轉注榻彙第五

奇字發數弟六

說文補闕弟七

右下卷四篇

汝南許君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爲本。無形可象。則指事爲之。選後孳乳寔多。而六書大備。今說文九千文。則以秦篆爲正。其所錄古文。蓋摭拾漆書經典及鼎彝款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皆周以後文字也。倉沮舊文。雖雜則其閒而巨。復識別。況自黃帝以迄於秦。夏歷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變易。孳益巧厯。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來。彝器文閒。出考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來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澹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或定爲商時。契刻。開與籀文同。或本商前。舊文而籀篇因襲之。然亦三代。璩迹。爾余少耆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譌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最括。

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遷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傲。苟趣急就。則彌務渚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更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者。異或襲非成。是積久承用。皆爲科律。故歷季益遠。則譌變益衆。而李斯之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厄。蓋秦漢間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悉爲文與寧形近。金文多作與與寧作留絕相似而書大誥曰寧考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譌也。略本吳清聊說古文有載市卽禮之齋。韞又有裁字。當爲齋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像像。載則載。裁之段也。庸古文作喜與啟。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啟倍啟。則附庸之譌也。書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迺奮臆。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指。甯足貴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續通。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母相檢。沿譌頗尠。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鍇說爲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

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段。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

古文假借至多茲不

論今略據金文

左之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榮光吳式芬三家撫本

餘之字略有搜證

龜甲文據丹徒劉石鼓文據拓本及重撫天貴州紅巖古刻

本此蓋古苗民遺跡篆形奇譎難識與古文字例不甚符與說文古籀互相勘

校榻其岐異以箸涪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

率較不能備也世變方亟茲學幾絕所覘金石塚刻日出不窮倉沮舊迹儻重

見於人間後之治古文奇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數指或得冥

符於萬一爾光緒乙巳十一月

○○○加席重席說

禮經陳設筵席之法有二有加席。鄭周禮注所謂藉之席凡席皆在筵上有重席。鄭所謂舖陳曰筵散文筵席通

各自有等數不相遙雜。故司几筵說加席者不涉重席。禮器說重席者亦不涉

加席。而說禮者不能研覈輒臆爲牽傅。強合二者爲一。遂如治絲而棼矣。今爲

別白之曰凡異席而增益設之者爲加席。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

諸侯王位。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此三種。席有二加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此二種。席有一加也。又云。甸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其柏席用萑黼純。此一種。席無加也。禮公食大夫。經宰夫設筵加席。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帛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又云。士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亦此二種。席一加也。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席于賓東。

鄭注諸公大國之孤

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鄉射禮。大夫辭加席。同燕禮。司宮筵賓于戶

西。東上無加席也。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大射儀。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又諸公無加席。與燕禮同。此有加席者。爲二種。席無加席者。皆止一種。席也。凡此皆加席之見於經者也。凡同席而重。絜設之者。爲重席。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亦謂諸侯也。書顧命云。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

席畫純。西夾南嚮。數重筓席。玄紛純。亦謂王禮五重也。鄉飲酒禮。遵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燕禮。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辭重席。大射儀同。曲禮亦云。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此謂孤卿三重。大夫以下再重也。凡此皆重席之見於經者也。凡加席自一加至再加爲最隆。無三加以上重席者。自再重以上至五重爲最隆。一席則不成重。故經無一重之名。下鋪之筓。有重無加上藉之席。有加無重生人之席。有不加無不重不重者。禮器所謂鬼神之祭。單席是也。經典凡生人席。有加者。其最下之筓皆重席。不待言也。若然。天子席五重。司几筵設莞筵。加纁席。又加次席者。蓋初設莞筵五重。後加纁席。再加次席。皆不重。一正二加。凡七席也。顧命重篋席。底席。豐席。筓席。皆以一席五重。設之而上。則無加席也。天子臥席。當亦兩種。席一加。故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蓋下鋪。莞筵五重。上加簟。席不重。凡六席也。周禮玉府掌王衽席。鄭司農注云。衽席。單席也。賈疏謂單席卽單席是也。凡在上之加席。皆不重。故云單席。此可證單席非無加之謂也。斯干孔疏謂天子以下至士臥席。同然則臥席下莞。席蓋諸侯亦三重。大夫士亦再重。上

單席皆

卑並同

諸侯席三重

司几筵祭祀設蒲筵

加莞席

昨席莞筵

加纁席

初設蒲筵

初設蒲筵

初設蒲筵

莞筵皆三重。後加莞席。纁席皆不重。一正。一加。凡四席也。燕禮公席有加。席與昨席同。其甸

役。熊席。喪事。葦席。萑席。爲鬼神設。則皆無加。亦不重。禮記大饗。君酢席三重者。

此謂諸侯饗賓。亦莞筵三重也。卿大夫席再重。孤卿殊異之。或三重。公食大夫

禮。蒲筵加萑席。初設蒲筵再重。後加萑席不重。一正。一加。凡三席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儀卿大夫席並同。鄉飲酒禮。公席三重者。公即大國之孤。公食記注云。孤爲賓。則莞筵

紛純。加纁席。畫純也。然則孤席亦初設莞筵三重。後加纁席不重。一正。一加。凡

四席也。若鬼神之單席。則不重。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此爲生人設

者。有加席。又有重席。爲鬼神設者。則唯有加席。無重席。單席者。不重之名。不害

其上之有加也。若然。生人席無貴賤。皆無不重。是禮器大夫再重。爲最少之數。

命士以下。不可復減。金誠齋謂禮器不言士之席。以士止一席。不可言重。故器之誤。所謂禮窮則同也。少牢特

牲饋食禮。爲侯國大夫士祭禮。其設席不箸重數。亦無加文。蓋亦當再重而不

加。賈公彥誤以加席爲即重數。遂謂彼禮唯一重席。不知一重卽是不重之單

席。生人席無是法也。是故禮經通例。各依爵次爲重席之數。而禮隆則有加禮。

殺則無故燕禮賓及諸公皆無加席鄭注云無加席燕私禮屈也燕禮以大夫為賓諸公亦

也孤卿無加席者筵上無所加非無重之謂也重席為禮之正加席則為禮之盛

故不敢當盛禮則有辭加席者如鄉飲酒禮遵席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

席端公即大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鄉射禮同辭

加席者辭筵上之席而非辭其下之重筵也重席雖為正禮若有所謙則亦有

辭之者如鄉飲酒禮遵席公三重公升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注云辭一席謙

自同於大夫燕禮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大射儀同注以為辟君自同於大夫辭重席

者辭其在下筵之重數而非辭其上之加席也且於同席多重中辭去其一辭

重席者又非唯藉單席也凡辭重席者必三重以上鄉飲酒之公席本有三重

辭一席者於三重席中去其一重尚有再重在大夫止再重若使徹去一席則

成單席矣故公辭重席大夫則不辭重席而辭加席注云加席上席也明所辭

者上之加席其下重筵固不辭也以此證之燕禮輕大夫為賓及諸公皆無加

席則卿亦無加席可知而司宮猶為卿設重席以鄉飲酒諸公例之燕禮及大

射之卿疑亦三重席故辭重席卽徹之若止再重是不可徹則亦不當辭矣注云辟君疑因君席亦三重但上有加耳卿雖無加而猶不敢同君三重席故辭卽徹之依禮器說三重爲諸侯之正法則孤卿疑當同大夫再重今殊異孤卿特盛其禮亦爲設三重故有辭徹之法若正禮則不必辭亦不可徹也若然諸侯正法三重殊異之或上公於此可證加席隆於重席故加席初設時亦可增爲四五重但經無明文耳或即無之重席則必待其辭乃徹也鄭燕禮注說卿辭重席云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其分別重席加席甚明而釋鄉飲酒不去加席云大夫席再重又釋鄉射禮不去加席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凡再重止是二席再降卽不重矣不可言一重是又以有加席爲再重無加席爲一重其說遊侈不定義疏家不復能辨遂牽合玉藻天子諸侯大夫重席之數以釋禮經之加席如司几筵王席下五重筵上二加凡七席其祭祀爲神設席下莞筵亦不重則止三席然與諸侯席二重實不同而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以司几筵王席一正二加卽爲三重謂彼祭祀專據時祭故止三重禮器天子五重爲指大禘其禘祭則四重又司几筵諸侯祭祀及昨席皆下三重筵上一加凡

四席與禮器諸侯三重及君三重席之文不相核也而熊氏亦謂彼蒲筵莞席

卽爲二重爲時祭及禘祭席其大禘則諸侯當如禮器所云三重席諸公當四

重席此諸公爲五等爵之首與禮經諸公爲孤異賈公彥孔穎達皆從之依其說則天子三席諸侯

二席禮威非盛既蒞五重三重之文神席則天子一正二加諸侯一正一加加

亦爲重又違單席之義進退失據其誤明矣而孔氏又據熊義以釋顧命四重

席謂依司几筵三重席篋席下當有纁席與莞筵二重其底席豐席筍席亦然

但不能定其爲何席不知王席當五重顧命四坐分陳四席並爲五重席其上

則無加席也凡此諸義皆由不知加席專指上席而言不係乎下筵之重與否

重席又專指下筵而言亦不係乎上席之有加無加加與重各自爲等數強合

爲一必不相協割趾適屨外迓彌甚六朝義疏家惟皇侃釋禮器君三重席云

三重者有四席謂鋪莞筵三上加纁席一據司几筵諸侯昨席文皇說見禮器疏其說最精析近

代經儒則張稷若亦知加席重席有異席同席之別而未能大鬯其義此外諸

家各以意爲之說繳繞糾互皆不能得其要領如陳祥道說司几筵王席則謂

所加次席。纁席皆重。與下莞筵而五。諸侯纁席亦重。與下蒲筵而三。以傳合禮器之文。是謂有重席。無重筵。正與禮經相迂。近金誠齋又謂禮器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卽司几筵之五種。席三重。席是以一種爲一重。不知周禮王五席。諸侯三席。不同時並用。且又何以處。顧命之四席乎。今謹據司几筵加席。禮器重席。而以禮經疏通證明之。俾知加數與重數。兩不相涉。亦兩不相核。而後禮經筵席之等列。艷然可說矣。

○○○臺下說

春秋文公十八年經。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諸家傳注。皆不言臺下爲何地。以諸侯門制考之。臺當卽門臺。臺下蓋卽路門之塾也。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曰。家不臺門。注云。闕者謂之臺。孔疏云。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定五年經。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而昭。二十五年。公羊傳。載子家羈之言。以設兩觀爲僭。天子何休注云。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蓋諸侯三門兩邊皆築臺起屋。惟雉門在三門之中。築土特

高爲一觀。觀亦謂之闕。穀梁桓三年傳所謂闕門是也。魯雉門復僭天子禮。爲雙闕。經所謂兩觀是也。內而路門。外而庫門。則皆爲臺。而不爲闕。禮記所謂臺門是也。左定三年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說文云。廷。朝中也。經典凡言廷者。皆指路門外。治朝之廷。其路門內。內朝之位。則謂之庭。兩字殊別。邾子登路門之臺。故適外。臨治朝之廷也。又公羊宣三年說。晉靈公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內朝。即路寢庭之朝。凡常朝皆於治朝。不於內朝。則不必入路門。靈公特使諸大夫入內朝。則必由路門而入。故得於門臺之上。彈之。公羊之臺。上即路門之上。明經之臺下。即路門之下。二文互證其義。昭然。凡門內外皆有左右塾。塾當門臺之旁。而門臺之屋高出兩塾之上。故塾亦通謂之臺。下文公薨於臺下者。蓋適居路門內之塾也。凡諸侯燕居在小寢。齋及聽政。則居路寢。疾病必齋。故亦居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傳云。寢疾居正寢。正也。以齋終是也。然則文公之居臺下者。何蓋以閏月也。經書二月丁丑。杜預長曆是年二月甲寅朔。則丁丑爲二十四日。近羅士琳春秋

朔閏異同。以開元占經古六厯及漢志三統厯考之。是年惟顓頊厯與杜同。殷魯厯則二月丁卯朔。丁丑爲二十三日。黃帝夏周三統厯則二月無丁丑。注曰。禎古今長術。推周厯是年閏正月甲寅朔。丁丑爲閏月之二十四日。二月癸未朔。無丁丑。六憲舛異。無由定經之必用何厯。然居臺下爲閏月之禮。則固塙鑿無疑也。周禮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注云。門謂路寢門也。玉藻注亦說天子每月聽朔於明堂。反居路寢。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以此推之。諸侯無明堂。常時當聽朔於廟。而反居路寢。閏月當聽朔於廟門。而亦反居路寢之門。齋居與聽政之居同。蓋亦常月於路寢。閏月於路寢之門。門基不可居。惟兩塾可居。則齋居必於門塾。可知文公蓋猶循是禮。其得疾適當閏正月。故不居路寢。而居臺下。因遂薨。於是。否則依正禮。固當於路寢。假令即安。則亦當於小寢。而乃別居臺下。使非適直。閏月必不如是矣。然則以周禮周厯合證之。公薨實以閏月丁丑。而經書二月者。或沿舊史駿文。或傳春秋者以顓頊殷魯厯追改之。春秋經傳月日舛誤。不可枚舉。固不足異也。夫閏月居門。

人君之正禮。文公齋終得正。與僖公薨于路寢。正同。知臺下之爲門塾。則知文公之尙守周禮。知居臺下卽閏月居門之制。則知魯之本用周厯。而魯厯爲秦漢疇人假託之本。此二千年不傳之經義也。乃三傳以來。尅有能發明之者。惟穀梁以非正發傳。此與莊三十二年傳寢疾居正寢。正也。文義相應。蓋正與常義本相成。臺下非公常居之所。惟閏月乃居之。非正猶非常云爾。非辟其不當居此也。而范武子諸儒不達斯義。以經不書閏。遂不復深求其故。但見其不居路寢。卽以非正爲譏辭。蓋漢晉大師已不復能辨矣。今參互校覈。知文以正終實與周禮周厯冥符無閒。或亦春秋家一異聞乎。

○○○石染草染鄭義述

古禮經冠服以色辨等。淺深正閒衰次。秩然而同色。又以石染草染爲尊卑隆殺之別。鄭君周禮論語注。所論甚詳。此亦治雜服者所宜辨也。周禮染人掌染絲帛。凡染夏纁。玄秋染夏。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又鄭注鍾

氏以玄爲六入。此皆石染也。鄭注染人云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后可用。此明石染之色尊。故祭服必用之也。又注論語鄉黨云紺緇石染。此明紺緇與祭服玄纁色相近。同爲石染。亦尊之。不可變用也。石染者研石湛熾之以染黃赤之屬。用丹青之屬。故周禮職金所掌有丹青。鄭注云青空青也。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丹卽丹沙。與空青同爲染石。染黑則用涅。淮南子椒真訓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注云涅礬石也。染入賈疏引淮南書編作紺蓋。是也。書梓材云丹雘。釋人引馬勝云雘善丹也。山海經又有青雘白雘黑雘。蓋皆染石之屬也。其用草木葉實以染者則謂之草染。故論語鄭注云紅紫草染。周禮掌染草云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而地官叙官注又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此並草染之所用也。以染色言之茅蒐所以染蒨。說文蒨茅蒐染草也。一入曰蒨。蒨茅蒐爲蒨。國語晉語韋注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蒨也。橐蘆所以染黃。大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土冠禮注云今齊人名蒨。豕首與藍所以染青藍。說文藍染青草也。月令仲夏毋艾

堪染黃蓋卽是木

豕首與藍所以染青藍

藍以染爾雅釋草云蒨藏豕首郭

注云本草曰莨菪一名蝦蟆藍一名蟾蜍關今江東呼莨菪本莖經紫莨菪所以染紫紫莨菪即

云天名精一名蝦蟆藍一名蟾蜍關今江東呼莨菪本莖經紫莨菪所以染紫紫莨菪即

借字爾雅釋草莨菪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莨菪黃又云可以染綠說文云莨菪草

也。可以染流黃。續漢與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莨菪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

通作莨。漢書百官公卿表。整綬注。昔灼云。莨菪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

緣。因以為綬名。急就。當顏師古注云。莨菪與莨菪似。小異。象斗所以染阜。說

其名曰。漢以染此色。因名。綬云。案此。莨菪與莨菪似。小異。象斗所以染阜。說

草斗。樣實也。一曰。象斗。子陸瓊毛詩。草木。流云。徐州人謂櫟為杼。其

草染也。多不可枚舉。今始就。鄭說。約畧。攷之。甚。然則。縹也。頰也。纁也。絳也。朱也。

赤也。緹也。紺也。青也。玄也。緇也。此諸色之等。皆石染也。黼也。蒨也。紫也。阜也。藍

也。此諸色之等。皆草染也。石染之色。尊以為祭服。如五冕用玄。齋弁用緹。其服

皆用玄。纁。玄冠。服用玄及緇。皆用石染。唯章弁服用韎。章為弁。且以為衣裳。獨

為草染。故為戎服。不用以祭祀。其他褻服及純緣之屬。則多用草染。其等差至

嚴。不容棍也。是故論語云。君子不以紺緹飾。紅紫不以為褻服。鄭注云。紺。緹。紫

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紅。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緹。石染。不可為衣飾。紅

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此分別石染草染。甚明。蓋以紺。緹。本用石染。可用為

祭服與玄相類。故不可輕用爲衣飾。純緣之等。若紅紫則本用草染。其色既卑。以其近於石染之纁。不用爲私褻之服。明可用爲衣飾。若然紺緇既不可用爲衣飾。則褻服之不可用。更不可論矣。鄭君之指。大較如是。自今本皇侃論語義疏。引鄭注。謂紺緇石染爲木染。於是石染草染之外。又增一木染。不知紺用涅染。唐本淮南書有明文。緇又爲鍾氏石染之五入。其不得爲木染。皆彰灼無疑。凡用木葉實以染。古通謂之草染。故周禮掌染草。止云斂染草。不云木明草。可。咳。木也。鄭釋染草。所說橐蘆象斗。皆出於木。而與茅蒐諸草物錯舉。是鄭亦謂染草內兼有木也。若然周經漢注。皆不分草木。皇疏爲傳寫之誤無疑。唯杜氏玉燭寶典。引論語注。正作紺緇石染。可據以校正。而乾嘉經儒治鄭學者。皆未見寶典。不悟皇疏文有譌互。遂以木染與草染穿穴。辯論全失。鄭指而論語之義。亦因而不明。此不可不辯也。

社說

○○孫仲容先生遺著

(續五十四期)

○○○白虎通義考上

建初。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東京之大典也。范氏後漢書載其事頗詳。而史臣撰集之書。則文三見而各異。肅宗紀云。建初四年冬十一月。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班固傳云。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憲論。令固撰集其事。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箸爲通義。其不同如是。袁宏後漢紀云。建初四年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太平御覽六百一引邱悅三國典略云。祖斑等上言。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則皆謂通義卽議奏。故章懷

太子注。後漢書白虎議奏亦云。今白虎通蓋六朝唐人之說。皆如是也。近儒陽湖莊氏述祖作白虎通義考。則據蔡中郎集巴郡太守謝版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謂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卷。尚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二書卷不盈百。則議奏無慮百餘篇。非今之通義明矣。又駿章懷後漢書注云。按儒林傳云。命史臣著爲通義。卽今白虎通義也。議奏隋唐時已亡佚。注以爲今白虎通非是。則又謂議奏與通義本屬兩書。特同出於白虎觀耳。今考議奏通義卷數多寡懸殊。莊氏謂非一書。其說是矣。至謂議奏之外。別有通義。則范史於本紀不云通義。儒林傳叙不云議奏。不宜疏漏。若是袁宏李賢皆得見東觀漢記。及袁山松後漢書藝文志。倘通義議奏灼爲兩帙。亦不應不考。以致誤合也。竊謂建初之制。祖述甘露議奏之作。亦襲石渠白虎議奏。雖佚其卷帙體例。要可以石渠議奏推也。漢書藝文志書九家。內議奏四十二篇。本注宣帝時石渠論禮十三家。內議奏三十篇。本注春秋二十三家。內議奏三十九篇。論語十二家。內議奏十八篇。孝經

十三家內五經雜議十八篇。

以上本注按云石渠論

共五部百五十五篇。蓋石渠舊例有。

專論一經之書有雜論五經之書合則爲一帙。分則爲數家。禮春秋論語議奏。

專論一經者也。其書晉以後獨禮家三十八篇。存五代志謂之石渠禮論。據杜。

佑通典所引蓋備載。戴聖聞人通漢蕭望之等論難及宣帝制詔其體與白虎。

通義絕異。五經雜議雜論五經者也。唐書經籍志有劉向五經雜義七卷。王應。

麟玉海朱彛尊經義考竝以爲卽石渠五經雜議。蓋漢志載劉向所叙六十七。

篇內無說經之書。而石渠論經劉向校定或錄其奏於篇首。故誤題其名也。其。

書未見援引體例無可考。以意推之似繫隱括經義標舉閎旨。不與禮論載問。

答者同。

隋唐志又有五經通義五經要義二書亦題劉向撰諸經義疏及唐宋類書所引二書逸文甚多體例與白虎通義正同疑卽石渠五經雜議

流傳之。

故分箸之目不曰議奏而曰雜議。通典引石渠禮議廿三年三月黃

何也蓋諸經之稱議奏者以此五經雜議標目無奏字則體例微若使亦如禮。

論之例則一展卷焯知爲石渠舊帙。何至誤題都水耶。白虎講論既依石渠故。

事則其議奏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論五經之別。今所傳通議蓋白虎義奏內。

之五經雜議也。諸經議奏既各有專書，雜議之編意在綜括羣經提挈綱領，故不以經爲類而別立篇目。且文義精簡無問答及稱制臨決之語與專論一經之議奏體例迥別。其書在漢代統於議奏本爲一書，蔡中郎集所舉者尙其全帙，故亦如石渠議奏有百餘卷。晉宋以後議奏全帙漸至散佚，而通義一編析出別行，廩存於世，屢轉傳遂忘其本始。於是存其白虎之名，昧其雜議之實，或以通義該議奏，或以議奏疑通義，皆考之不審，故舛誤互見矣。且既知通義爲議奏之一種，則知范史帝紀與班固傳本無違異，蓋諸經議奏纂自諸儒通義一編，專屬班氏紀載寫定之總名，傳詳撰集之分帙。則一曰議奏，一曰通德論，固各有當也。惟儒林傳序不舉議奏而舉通義，則未免疏舛。意者白虎議奏蔚宗已不得見其全，而亦以通義當議奏，沿袁宏等之誤說，紀傳多襲舊史之文，故未違其實。序論則范氏自作，故遂失其真耳。夫議奏之作本效石渠之所有，通義一編亦非增石渠之所無。古籍雖亡，固有可推繹而得者。世之究心錄畧者，當不以余說爲臆斷也。

白虎通義攷下

白虎通義之名。見於後漢書者三。曰議奏曰通德論曰通義。晉宋以後羣書援引。及隋唐經籍志。竝曰白虎通。新唐書藝文志曰白虎通義。宋史藝文志及宋人書目。竝曰白虎通德論。其流傳之本。則宋小字本。據盧校本元大德十卷本。及明諸刻本。竝題白虎通德論。乾隆四庫全書本。依後漢書儒林傳。及唐藝文志。改題白虎通義。盧氏文弼校刻於杭州。又依隋志。改題白虎通。卷首載海寧周氏廣業之論曰。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異名。而章懷無注。宋崇文總目。始用爲標題。徧考晉宋迄唐諸史志傳。及釋經集類之書。援引不下數百條。皆曰白虎通。竊意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德論。非一書也。李善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氏所指。即此而脫功字歟。且古人講解經義。竝謂之通。是書列隋經籍志。亦曰白虎通。唯儒林傳。嘗言著爲通義。故孔穎達左傳隱五年正義。有云漢羣儒作白虎觀通義。雖名通義。義不通也。宋儒孝經爾雅等疏。亦有引作白虎通。

義者。而白虎通德論之名。自崇文後。元明刊本。率以標題。殆失之不放。以上皆周氏語
今攷功德論。與虎觀無涉。范氏雖有疏舛。必不至牽合如是。隋唐史志所載書名。不無割截。如說文解字。止曰說文之類。不一而足。至經疏類書。援引古籍。務省繁文。尤多刪字。且如應仲遠風俗通義。史志及唐宋人援引。亦多稱風俗通。而自序固云通義。且釋之曰。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如周氏說。亦將改爲風俗通。歟。竊嘗以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白虎通三名詳攷之。而知通義爲建初之原名。通德論爲六朝人之改題。白虎通爲援引之省字也。蓋通義本放石渠五經雜議。而作以其不主一經。則曰雜。以其可貫羣經。則曰通。字雖異。而旨則同也。義之與議。本可通用。石渠雜議。唐志爲雜義。亦其證矣。由通義而省其文。則曰通。如漢注丹作易通論。世號注君通之例。蓋流俗傳述。喜從簡易。故南齊書禮志。載魏繆襲奏。及袁宏漢紀。雖章奏史冊。亦粗於所習。竝從省字。不徒箸錄。援引不備。載原名也。至通德論之名。自屬後人增改。疑初改通義爲通論。若石渠禮議之改爲石渠禮論。後又增一德字。范蔚宗所見。卽已如此。

故以入班固傳也。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云：石渠論莢，白虎通講述聖通經。

述上衍聚字，下衍言字，此依御覽引別。

論家之正軌也。可證六朝時本已有通德論之題。非蔚宗

之誤改，亦不自宋崇文總目始矣。唐宋時通義與通德論兩本並行，故左傳爾雅孝經疏及後漢儒林傳注，竝有通義之稱。而王伯厚困學紀聞亦云：今本通義十卷，元明以後題通義者不可復得，而世間某本遂皆題通德論矣。後有校葉是書者，從四庫本題白虎通義可也，或沿宋元明舊本題白虎通德論亦可也。至盧刊校讐精審，未嘗不為善本，而改白虎通義為白虎通，則盡失六朝以來舊本面目，以云復古，不適以亡古邪。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攷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舊唐書經籍志亦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一卷，唐人書屢見援引，或作古文，字書，或作古文，尚書，或作古文，奇字，皆古文官書之譌也。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有衛宏官書攷一篇，謂後漢書衛宏傳所不載，疑南北朝人依託為之，竊謂詔定古文，儒林盛事，使此書

果出衛氏。范史不宜無載。段氏疑之是也。然後人僞作古籍。亦必依附故實。以售其欺。今衛氏既無詔定之事。而贋託者忽有官書之題。事既無徵。名尤不類。作僞者雖至愚。必不出此矣。以意推之。疑官書之題。衛宏乃流傳之誤。非由贋託。撰此書者。非漢之衛宏。蓋晉之衛恒也。何以言之。晉書衛恆傳載所作四體書勢。其叙古文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是恒好古文之證也。唐張懷瓘書斷亦云。衛恒字巨山。善古文。得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嘗玩之。作四體書勢。又云。古文章艸入妙。是衛氏精究古文。本於家學。其自作亦入妙品。又嘗爲秘書監。得見晉秘府所藏汲冢竹書古文官書。疑卽錄汲冢古文以備小學一家耳。竹書得於太康元年。曾詔和

嶠荀勗等以隸書寫定。故有詔定古文官書之名也。郭忠恕汗簡畧敘載衛下

字說科斗者當從漢代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涪涪祖敬當

恒祖寫下缺一字當是涪字尚書後以示涪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下缺二字當涪是轉失二字涪

敬侯寫下缺一字當是涪字尚書後以示涪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下缺二字當涪是轉失二字涪

宏字說即古文官書也。略叙所引衛口說必衛宏字說之語。今本譌缺誤空一

字耳。下別引四體書勢檢覈其文與四體書勢全同然則古文官書之出衛恒

此其稿證矣。至衛恒之所以譌爲衛宏者由恒譌爲弘弘復譌爲宏也。宏弘一

聲孳生之字。古音與恒同部。陸法言以來乃分宏入耕韻。弘恒入登韻。實則六

朝人讀此三字亦不甚殊異。故古籍往往互譌。若尚書大傳以恒山爲弘山。元

魏避諱以弘農爲恒農之類。悉因聲轉。互相通。段衛書展轉譌良由于此。北宋

以後原書既亡更無從得其踪跡。幸汗簡引其佚文。可藉以攷正。而傳本挽誤

至不可讀。覽者亦漫以殘缺置之不省。雖以段氏之精審亦不能知不可慨乎。

社說

○○孫仲容先生遺著

○○○釋棊

說文木部云。棊。輔也。此棊之正義。輔者榜也。以木為之。匡矯弓弩使不弧刺者。

說文榜字注云所以輔弓弩廣雅榜輔也。棊經音義榜弓輔也。鹽鐵論若膠栝輔檠之正。弧刺也。並其義。輔亦為車輔。即車箱也。方言箱謂之輔。廣雅箱也。

說文有棊字無輔字。古亦當以棊為之。許以輔訓棊。蓋謂棊輔同物。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

良弓也。然不得棊。則不能自正。楊注。棊。檠輔。正弓弩之器。管子輕重甲十鈞之弩。不得棊

檠。不能自正。棊。棊之變體。並即檠。皆足證許義。其引仲之義。則為備。即輔。別之。正字。經傳多借輔為之。見

爾雅釋詁。漢以後說尚書者。習用之。而不知書義與雅訓固絕不相當也。蓋棊

字之見于書者。凡十有一。據今文二十八篇。不論皆當為匪之借字。其義為非。為不。

為不可為。未及大誥云。天棊忱辭。棊忱。班固幽通賦。用作匪謹。顏注。引大誥亦

與匪同。其義猶詩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謹。說文。忱字。注引詩。謹作忱。韓詩外傳。作說。忱義為誠。文。韓

詩作詠義為信見方言說文

誠猶信也。天棐忱辭。言天命不可信也。

辭語助猶詩大明云天難甚斯

下云其

考我民。又云天亦惟用勤。恣我民曰。考曰。勤恣善惡對舉。皆申明棐忱之義。下又云。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亦言惟天命不可信。爾則無敢更易法度也。漢書孔光傳。對日食事。引書作天棐。謹辭而說之云。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王莽傳。載莽所作大誥。亦以輔誠代棐忱。是西漢時尚書古今文師說已誤。又康誥云。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此戒康叔之辭。亦言天威不可信。此猶言無常與大誥語氣小別而人情則可見。棐與可。反正相對。若如偽傳。訓為輔誠。則文義不相屬矣。酒誥云。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棐亦當讀為匪。徂當讀為且。詩周頌載芟云。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此棐徂即匪且。其義亦為非。此與詩同言我周西土非自此始。君臣皆尙能用文王教命。不敢厚用酒。故下文即繼之云。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曰棐徂。又曰。至于今。猶詩匪且匪今。兩語義正相承。貫偽傳釋棐徂為輔。訓往日屬下邦君御事小子為句。則失其句讀。且亦不成文義矣。又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斐亦讀爲匪。恭讀爲共。給之共。詩小雅巧言云。匪其止共。維王之邛。鄭箋釋爲不共其職事。此斐有恭與詩匪共意異。而義正。同言御事之臣。即在休假之時。非有當共給之職事。亦不敢自暇逸也。僞孔釋爲輔佐君有恭敬之德。於義亦迂曲。維詰云。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斐民。彛汝乃是不覆。乃惟是不永哉。斐亦當讀爲匪。斐民。彛猶呂刑之率乂于民。斐彛云。斐民。彛到文耳。言我戒汝以小民不法之事。汝若不勉。則其國不得長保也。僞孔讀聽朕教汝于民。斐彛句。訓爲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則與上下文義並鉅。鑄不合。又云。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此斐亦讀爲匪。當讀公功斐迪句。牧誓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康誥亦云。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斐迪猶言不迪。罔迪也。詩大雅桑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迪從由聲。古與猷字通。爾雅釋詁迪道也。釋宮云猷道也。爾雅釋言云。猷圖也。公功斐迪。言周公之功。我未及圖之。信無不如是也。左傳二十八年傳云。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篤猶言信。詳後。僞傳釋爲公之功。輔道我已厚。是屬下篤字爲句。則於文詰屈難通矣。君奭云。若天斐忱。我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斐忱亦與。下文云天不可信義。同此言。若天之不可信。亦不敢謂其必崇降不祥。終為崇據上文云。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

基永孚于休。曰休。曰不祥。亦善惡對舉。與大誥字訓文例並同。若釋為輔誠。則

下復慮其降不祥。文義亦不相屬矣。又匪忱與難。謹意義畧同。故下云不知天

命不易。天難。謹乃其墜命。天難。謹王莽傳。羣臣奏引作天應。斐。謹蓋古今文之

異。此作難。謹者彼作斐。謹則今本尚書所云斐忱者。漢時傳本或當有作難。謹

者。未可知也。又云篤。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此與維誥篤罔不若時。義

略同。篤猶信也。爾雅釋詁篤固也厚也固厚引申之此周公對召公言之。謂信

非止是二人也。上文云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此卽承彼而申言

弗戡之義。僞孔乃釋為厚輔文武之道。則於周召相勸語氣全不相蒙矣。呂刑

云。明明。斐常。鰥寡無蓋。斐常。墨子尚賢中引作不常常法也。周書小開篇亦云

明明。非常言。顓頊命重黎。明察不法。使鰥寡無所害也。蓋訓害本下又云。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斐。斐。猶斐。常亦言不法。言明于刑罰之中。道用治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斐。斐。猶斐。常亦言不法。言明于刑罰之中。道用治

民之不法也。康誥云：勿用非謀，非彛。酒誥云：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彛。召誥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彛。周書皇門篇云：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惟時乃胥學于非夷。棊彛，非彛。非夷，字異。義並同。康誥、酒誥、召誥，作非，其義易明。故釋者不誤。此與維誥字皆作棊，偽傳遂皆釋爲輔，常不知輔，民常，民輔，常並於文不順也。凡尙書，匪非字，今文疑皆作棊，其義易明者，漢時師讀，或已校改爲匪，非故。今書，匪非棊，錯出如禹貢、凡厥篚字、漢書地理志，皆作棊，則爲匡匪之假字。匪卽匪之俗義與今書諸棊字異，而其以棊爲匪亦同。又漢書燕王旦傳策文云：毋棊德。史記三王世家，棊作僇，集解徐廣曰：一作非。此亦用盤庚之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也。尙書自經秦火，文字展轉，譌互殆不可讀。非以前後復重之文，互相推校，無由得其塙。誥棊匪，通假本經左論甚多。而西漢以來，王莽擬大誥及馬鄭僞孔諸家傳注，徒知爾雅棊，備之訓，執一而不能通其異。自宋朱子蔡仲默及近代段氏若膺、孫氏開如、莊氏葆琛，始於大誥、康誥、呂刑、略正舊讀，而未能盡究其義。至於酒誥、維誥、君奭諸篇，指意畧涉隱奧，則猶多沿襲傳義，無所匡正。今爲綜校全

經宣究其說俾知書義雅訓不能強合用祛經儒墨守舊故之蔽焉

○○○釋翼

訓故者即古之言語其略具於爾雅而散見於詩書然以字義求之其爲本訓者至少而以聲義假借引申則十得其八九蓋古言古義展轉孳益爾雅固不能盡載也釋詁云翼敬也釋訓云翼翼恭也翼本訓鳥翅此訓敬訓恭者蓋遷之段借字

論語鄉黨篇進翼如也說文走部作遷是其本字

遷本爲拱翼之容引申爲恭敬因之所尊

敬之人亦得稱翼此其義見於詩書而爾雅不詳漢以來詁經者咸莫能稽覈蓋古言廢失而古書之誤解者多矣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翼子者猶言子之尊貴者與胄子元子義蓋相近上句言詒其謀猷於孫下句言以安爾之尊貴之子義正相承貫也而毛傳云燕安翼敬也鄭箋云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禮記表記亦引此詩鄭注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鄭禮注與詩箋義小異而訓翼爲敬略同

表記孔疏謂鄭訓翼爲助未塙今玩詩辭

自以翼子別於衆子孫毛本雅訓以爲安敬

鄭又云。敬事之子孫。於文義似皆迂曲。不如訓爲尊貴。子之協也。翼子爲尊貴之子。故又借以爲兄長之稱。書大誥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僞孔傳訓考爲成。訓翼爲敬。云敬成周道。語既慎到。又與上下文義並不相貫。諦審書義。此二句。蔡仲默謂指管蔡言之。其說最壞。大指謂邦君庶士等。咸謂與殷民爲不靜者。乃惟在王家及邦君家。與我之父兄。此等皆親貴。故不可遽征伐之也。蓋釋親云。父爲考。因之諸從父。亦得謂之考。翼本尊敬之稱。因之兄長亦謂之翼。其義例本同也。況考翼爲父兄。大誥下文又有明證。彼文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此考翼即父兄對上。厥考厥子及下。予有後爲文。考既指父言之。則翼爲兄長。其義昭然。故下文又云。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亦以兄考對厥子言。兄考卽考翼文偶變。易兩文對勘尤明辨。哲矣。而鄭書注訓爲其父敬事之人。僞孔又云。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皆于文義爲不順。王文簡經義

述聞知其難通。遂疑此翼字涉上文而衍。皆非也。且翼之爲兄長。以聲義求之。又得一比例焉。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謂長婦。爲妯。婦喪服傳云。娣妯婦者。弟長也。蓋卽以弟長釋娣。婦男子之。以翼爲長。爲兄。亦猶女子之。以妯爲長也。妯翼古音相近。故春秋經定。妯公穀作定。弋翼音同。字通書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釋文及孔疏引馬鄭王本並作翼。是其證也。蓋翼訓尊貴。又段以稱兄長。詩書之義。可以互證。而說經者徒拘守爾雅翼敬之訓。不能通其引申之義。故咸不得其指。謹表出之。或足裨雅訓之遺闕乎。

○○○釋疇

說文白部云。疇。詞也。從白。疇聲。疇與疇同。虞書帝曰。疇咨。段若膺謂當作誰。詞其說近是。而口部又有囁字。云誰也。從口。疇聲。古文疇。又田部云。疇。耕治之田也。疇。或省。今隸變爲疇。其見於經典。釋文者。字作疇。蓋疇。疇二字之省變。今經典通作疇。故爾雅釋詁云。疇。孰誰也。其正義見於尙書者。堯典帝曰。疇。

咨若時登庸。又曰疇咨若予采。舜曰疇咨若予工。又曰疇咨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偽孔本並改入舜典

偽孔傳並訓疇爲誰是也。誰者衆多相對無適指目之辭。故引申爲

同輩儕耦之稱。其字又與讎通。故堯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百揆亮采惠疇。

偽孔亦入舜典

此亮采言助成衆事。惠疇言順於百官。卽同官相人偶

之辭。與讎匹義近。而與前後疇咨疇若諸文不同。迺孔傳亦以本義訓之曰信

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則失其義矣。又酒誥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

宏父定辟。此章當依蘇軾蔡沈讀以矧惟若疇句蓋若疇統下三官言之。圻父

薄違句言司馬典兵。薄疑讀爲搏。謂搏擊回袞。農父若保句。司徒典教。掌保安

民。宏父定辟句。司空典事。掌定法也。而鄭康成詩小雅圻父箋引書讀若囂。圻

父句。鄭書注亦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

詩小雅孔疏

孔傳云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

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

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此皆失其句讀。而孔訓若疇爲所順疇咨。尤爲不辭。

不知疇。猶讎也。若疇者。謂司馬司徒司空三卿。爲汝諸侯之讎。匹猶召誥云。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彼釋文云。讎字或作酬。酬醜字同。並與疇通。酒誥若疇。卽召誥之讎。民其上文。大史友。內史友。卽召誥之友。民二文相應也。詩箋釋文。又云。訶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字。亦通。若然。以三卿爲壽。亦卽所謂三壽。詩魯頌閟宮云。三壽作朋。毛傳云。壽考也。鄭箋則云。三壽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云。三壽三老也。三卿不必皆老。壽。毛張蓋望文爲訓。以三壽爲尊。稱猶云。三老五更爾。依周誥義。三卿爵尊。得與君爲匹。謂之讎。大史內史中下大夫止。爲君之友。是疇。讎與友雖同。取儕輩之稱。而疇讎當畧尊。尙於友。則於壽老尊。稱義亦得相通。實則詩書之壽。本疇之借字。猶言司馬司徒司空三貴卿。爲公之讎。匹。故詩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好仇卽好匹。仇讎通言。猶書云。讎民也。王侯以貴卿爲疇。公卿大夫亦各以同官爲疇。故書云。惠疇。史記天官書。疇人子弟分散。亦言史官僚屬分散。疇人爲同官。別於子弟爲私屬也。疇爲讎。匹則又有相爲等類之義。故洪範曰。九疇。鄭注云。大法。

九類。

見詩史記集解僞孔同

斯皆曷誰展轉引申之義也。

○○○釋踏

曲禮毋踏席。鄭注未釋踏字之義。孔疏云踏猶躡也。

陸釋文訓同

席既地鋪當有上

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躡席也。引玉藻云登席

不由前爲躡席。孔唯以玉藻擬其義而於踏字本訓則未之及。又引庾氏之踏

席爲逆席亦非踏字訓義。今攷說文足部云踏長脛行也。與曲禮義亦不相應。

竊疑踏當爲踏之段。借說文辵部云辵乍行乍止也。讀若春秋傳曰辵階而走。

今本公羊宣六年傳辵作踏。何本注云踏猶超遽不暇以次。公食大夫禮鄭注

云不拾級而下曰辵。蓋升降席與升降階同皆有常次若不依常次凌躡上下

則同謂之踏。字借作踏者形聲並相邇。孔以躡釋踏義通而字實迥異矣。

說文無躡

字當爲辵部邇之異文

社說

○○孫仲容先生遺著

(續五十六期)

○○○釋周成王元年正月朔日廟祭補正鄭君書注詩箋義

周宗廟內祭備於周禮大宗伯六享皆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而禘祫殷祭行於其間故司尊彛謂之四時間祀蓋聖人制禮斟酌於疏數之中者意至精密其非時告祭則又隨事特舉不可豫定要亦必因其時地肅繼將事苟其繁數太過而不顧其力有不逮時有不給揆之聖人敬事追孝之愷必不如是矣周成王元年正月於夏正爲仲冬本非時享之月而鄭君說是月朔日廟祭見於書注詩箋者有正祭一告祭三崇朝之間大祀疊舉重復繁瀆義頗難通謹條舉而詳論之書雜誥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孔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於後者謂將

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蓋依鄭論語周禮注義。凡月朔天子皆先以特牛告朔於明堂。既告而反。則依時享正禮。徧祭羣廟。謂之朝享。故司尊彜注。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是皆每月朔之常禮。但鄭謂用太牢則不用特牛。明用特牛於文武。為周公立後之告祭。則是日特舉之。勗典於祭後行之者也。而詩箋則是日又有告即位之大祭。詩周頌叙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詩疏謂烈文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雜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敕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以告封周公也。諦審孔義。蓋謂是日先有朝享之祭。祭後又別依此禮祭告。即位朝享之祭。止祭五廟。孔及周禮賈疏並據祭法以朝享為即月祭二禮無月祭是止及五廟也告即位則徧及七廟。即位告祭為非常大典二禮宜亦在告祭之列其祭自在朝享之後。更端重舉。不徒與告立周公後事義迥異也。若然依鄭孔義。是日蓋用特牛告祭明堂者。一文王廟者。一太牢朝祭五廟者。一告祭七廟者。一綜其辜較一日之間。凡四

有事於祭而周歷羣廟則前五後七加以明堂及文王廟通凡十有四舉矣至於禮樂之緝節則又不勝僂指數蓋朝享大祭備九獻始朝五廟爲獻者已四十有五舉繼告七廟則爲獻者又六十有三舉是皆王親蒞事不得攝代而加齋旅酬王所不與者尙不在此數其樂則依鄭君大司樂注說大祭必備六舞王亦親在舞位大聲九變大夏大武皆六變大夏六成見周書世倬篇大武六成見樂記雲門大咸大濩無明文然至少亦必不下六變通約計之每祭樂舞至少亦有三十九變是祭五廟者樂已百九十五變祭七廟者樂又二百七十三變而每祭又各有金奏升歌下管間歌合樂諸節王所不與者亦尙不在此數其禮節樂節之繁如是然則鄭君之說其是非姑不必論即依其說推其情事已有不能無疑者夫周以夜半爲朔見尚書大傳白虎通義則王於是日夜半卽當至南郊明堂行告朔禮又聽羣臣讀朔政事畢乃反則以太牢九獻徧祭五廟是爲朝廟繼復依此禮更徧祭七廟告即位禮成又以特牛祭文武於文王廟告立周公後以上諸祭通畢而後王始就燕郊廟之往反周歷蓋已不堪其勞加以緝儀廣樂次第畢

舉崇朝。竭蹶苟求。蒞事既乖。誠敬之道。而黽奔赴。曾無休息。亦殆非有血氣者所能勝也。倘必示以整暇。從容成禮。則雖竟日逮夜。亦必不遑給。此其義必有所不安矣。禮器說子路與季氏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夫季氏侯國大夫止三廟。猶逮夕。乃畢事。况以王祭七廟。禮節之繁。相去倍。從其不及事。可知。然則鄭釋詩書之義。果盡不足憑乎。則又非也。夫告朔也。

朝廟也。皆有周一代之通禮。每月所恒舉者也。告卽位告立。周公後爲非常之大典。於義尤不容闕。鄭所舉四大節。皆無可疑。惟其禮樂節次。則鄭孔義有不可承用者。蓋依鄭義。告朔以特牛。其禮甚簡。而朝廟則用太牢。禮視時享是朝廟禮。大告朔禮小矣。然春秋二年經。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云。猶有可止之辭。是必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經書猶以示譏。而公羊以爲可止。若云朝廟卽朝享。備有裸獻。諸節直與正祭無異。則禮實盛於告朔。遠甚。何得經箸猶朝之文。傳發可止之譏乎。略本金。鷄說。蓋周禮朝享依鄭司農。實當爲大禴。而朝廟必非卽朝享。其禮當視告朔。尤殺宜用薦。禮凡薦不用成牲。亦無迎尸裸獻之節。故節次簡略。雖比月頻舉。亦不嫌其太數。鄭司尊彝。

注說非篤論也。至詩箋謂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此爲卽位告廟大典。鄭謂用盛禮說本不誤。然止可云以時享之禮不當云朝享也。但以裸獻盛禮而同日兩次疊舉禮太繁數。鄭君不宜惜。然不省况禮經通例重可咳。輕故毛詩魯頌閟宮傳說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彼以殷祭而廢時祭一月之間尙不重舉。祭不欲數其義昭然。竊疑鄭意或謂卽因朝朔而祭五廟兼告卽位禮有相苞本不謂其更端重舉。惟二禘爲朝朔所不及。則特舉此祭故詩箋云以朝享之禮祭告祖考亦似謂朝朔與告卽位止一次舉。祭不分兩事。特孔氏不能發明其旨耳。若如今攷定朝廟用薦禮與朝享時享不同。則其禮尤輕無關要典。是日既有告卽位之盛禮。則此更在可省之科。舉重畧輕不嫌疏簡。如是則是日王旣告朔反而祭廟實止一次。以朝朔兼告卽位。雖復徧及羣廟且用太牢備九獻。要與平時廟享大祭略同。惟五廟之外又及二禘。略有增益耳。至於樂節則攷之明堂位祭統魯用王禮大禘止備大武大夏二樂足證王禮亦無徧舉六舞之理。樂及徧舞乃王子頹之宣侈安可據以爲

廟祭之正法邪。然則告即位與朝朔不分。兩祭既無重複繁瀆之嫌。而告立周公後。則又止用特牛。且文武禘祭亦不分。告則窮日之力。自不慮其不逮。不給如是。則書詩之義庶乎其可通爾。蓋必知朝朔之非朝享。而後春秋經傳與周禮義乃不相迂。而知朝祭之禮舉重。可以咳輕。斯鄭詩箋以朝享禮告即位。可決其不必重舉九獻之盛禮。唯因鄭誤。混朝享朝朔爲一。而詩箋以朝享禮告即位。是否卽以此兼咳朝朔。又未明箸其說。義疏家隨文詁釋。不能申正。遂使大祭盛儀。拜萃一日。繁數勞勩。殆不可堪。上推禮意。下揆人情。皆不無窒礙。近陳氏毛詩傳疏。不從鄭義。而謂雒誥特牛祭文武卽兼告即位。則以改元受命之盛典。而乃唯告文武。竟不及太祖及太王。王季廟。且不用太牢。而唯用特牲於禮。太簡褻。必不可通。今綜合鄭義。參酌折衷。以求其至當。學者可無疑矣。

○○○詩不殄不瑕義

大雅思齊篇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鄭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癘。

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巳。言化之深也。此章鄭義較毛爲長。而訓瑕爲已。尙未盡得其義。此戎厲並當訓爲大疾。假殄瑕並當爲疵病。但其語畧有輕重之別。其意若曰。凡爲汝大病者皆不足爲病。爲汝大疵者皆不足爲疵也。二句語意畧同。猶書康誥云。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云不殄不瑕。猶言不汝瑕殄也。瑕與疵義同。左傳僖十年云。不女瑕疵。杜注云。不以女爲罪。實則瑕卽疵。與詩書辭異。而義亦畧同。周禮稻人鄭注云。殄病也。國語魯語云。國民之殄病是侍。毛訓殄爲絕。鄭從之。又訓瑕爲已。書孔傳釋不女瑕殄云。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並不得其義。今以二文互證。則昭如發蒙矣。

○○○毛詩魯頌駟傳諸侯馬種物義

魯頌駟。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驩有黃。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騶馬。孔疏據鄭君周禮校人注義。申毛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陳碩甫疏則云。傳文馬四種。有良馬。良馬當作種馬。疑涉上良馬致誤。周

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邦國六閑馬四種。此傳所華也。周禮六種以種。戎齊道田五者爲良馬。其一爲駑馬。四種則以種。戎田三者爲良馬。其一爲駑馬。不得以種馬獨擅良馬之稱矣。今攷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邦國六閑馬四種。鄭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彼注蓋因六馬之次種戎最在前。故謂諸侯唯有齊馬道馬無戎馬。與毛異。審毛意蓋以馬質掌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三馬皆買之。民間非國廐所生。鄭注亦云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良馬者。不知正指何馬。依校人經義則良馬本通駭種。戎齊道田五馬毛既別。數戎田而種馬。又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內無種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齊道二馬也。蓋齊馬爲金路所乘。道馬爲象路所乘。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既當有齊馬。則不得有道馬。異姓乘象路者。當有道馬。又不得有齊馬。以其齊道不定。故渾舉之曰。

良馬此毛依周禮爲釋不質指齊道之意也。校人六馬文有先後本非尊卑之次。戎馬本革路所駕巾車革路封四衛在異姓象路之下則戎馬不得在道馬之上可知。况五等侯國皆有軍制則不得無戎馬。鄭義自難通。孔疏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名實尤實。亂必非毛義。陳氏謂良馬當爲種馬然種馬爲王乘玉路所駕非諸侯所得乘其說亦必不可通也。

○○○今文禮記依銛義

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秘設依撻焉。注云秘弓繫也依纏弦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爲之。今文撻爲銛賈疏云言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即今時弓彊是也。云撻弣側矢道者所以撻矢令出賈唯釋依撻之義于今文依銛則絕無疏釋攷銛卽銛之隸變故劉昌宗音括陸德明音息廉反則是誤。仍爲從舌之銛殊謬。今文說蓋以依銛爲隱樞之借字。說文樞從木孫聲與從舌聲依隱字通書無逸則知小民之依猶園語周語云勤恤民隱孫星衍說白虎通義衣裳篇云衣者隱也依依與隱隱並一聲之轉樞銛聲類亦同說文木部云隱樞也樞隱也。

二字列榜檠之後。檠即秘也。蓋與秘同爲正弓弩之器。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自

設於隱括之中。隱括即隱括也。尙書大傳子贛曰。隱括之旁多曲木。荀子大略

篇云。大山之木。示諸隱括。又性惡篇云。枸木必待隱括。烝矯然後直。何休公羊

傳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括字或作括。尙書盤庚尙皆隱哉。僞孔安國傳云。相隱

括共爲善政。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云。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

法。皆其義也。若然。今文記義亦自可通。鄭君以其不及古文之長。故不從而箸

其異文于注。陸音既不識。銛字賈疏復惜然莫辨。近儒徐新田。胡墨莊諸家釋

古今文者。亦咸不能補正。故宣究其義。俾治禮學者有攷焉。

○○○申喪服注旁尊降義

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注謂降有四品。其尊降厭降出降三品。並據傳義。無族申

證。惟旁尊降傳無正文。說者多不得其指。遂滋疑悟。此不可以不辨也。按喪服

本章世父母叔父母條傳云。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不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

焉。故報之也。鄭旁尊降之目。蓋隱據彼文。世父叔父於昆弟之子。雖尊而非父

子。不。足。以。其。尊。正。加。於。昆。弟。之。子。故。謂。之。笏。尊。公。於。昆。弟。分。則。君。臣。親。則。昆。弟。君。之。於。臣。爲。正。統。之。尊。足。以。加。之。然。泛。臣。無。降。法。而。公。之。昆。弟。有。降。法。則。其。所。以。降。者。不。繫。於。爲。公。之。臣。而。繫。於。爲。公。之。昆。弟。繫。乎。昆。弟。則。與。正。尊。之。所。加。者。固。區。以。別。矣。故。謂。之。笏。尊。降。此。與。世。父。叔。父。之。爲。笏。尊。其。義。一。也。蓋。公。與。大。夫。之。降。其。尊。爲。己。所。自。有。則。謂。之。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從。君。父。而。降。爲。正。尊。所。厭。則。謂。之。厭。降。公。之。昆。弟。從。昆。弟。之。爲。君。者。而。降。非。正。尊。之。所。厭。則。謂。之。笏。尊。降。笏。尊。者。別。乎。正。尊。之。言。也。正。尊。者。足。以。加。尊。者。也。足。以。加。尊。斯。可。以。言。厭。笏。尊。者。不。足。以。加。尊。者。也。不。足。以。加。尊。斯。不。可。以。言。厭。則。不。得。不。別。爲。之。名。曰。笏。尊。降。故。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賈。疏。以。大。夫。之。子。爲。厭。降。公。之。昆。弟。爲。笏。尊。降。明。大。夫。之。子。爲。正。尊。之。所。加。則。爲。厭。降。公。之。昆。弟。非。正。尊。之。所。加。則。爲。笏。尊。降。疏。義。蓋。漢。得。鄭。旨。至。賈。釋。笏。尊。降。謂。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笏。尊。降。又。爲。餘。尊。厭。此。據。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文。實。卽。四。品。中。之。厭。降。也。然。鄭。於。厭。降。中。止。數。公。子。而。不。及。公。之。

昆弟者。蓋餘尊。厭繫乎先公。不繫乎今公。繫乎今公。則爲昆弟。繫乎先公。則爲子先公之子。猶然公子也。則鄭於厭降。止舉公子。固足以咳之矣。閻伯詩。乃欲於厭降之外。更增餘尊。厭降不知。鄭說精密。本無脹義也。

○○國語九咳義

鄭語。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韋注云。九咳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韋於楚語注云。九咳九州之內。有咳數也。宏嗣之意。蓋以九咳之田爲通九州言之。故上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楚語亦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韋從賈虞宋庠本說。皆以萬億曰兆。萬萬曰兆。北宋明道本。正如是。宋庠校本。則改爲十億。曰兆。萬萬曰姦。兩文不同。近代治國語者。如龔氏麗正。董氏增齡。汪氏遠孫。咸未能疏證其義。攷甄鸞五經算術。徐岳數術紀遺。並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

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而一切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而一切經音義引算經則以中數爲上數。上數爲中數。其等互易。數則大同。王制正義則以十萬曰億爲小數。萬萬曰億爲大數。賈虞韋卽從大數爲說。宋庠改從小數非也。今校國語上文並十數遞乘則自當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垓。計之故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通云。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秭。十秭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是經卽算術之京。廣韻注風俗通兆生京則仍作京與御覽異垓卽垓。說文土部引國語亦作垓。應說自是國語。塙詰若如賈唐韋說則以萬萬曰億爲起數。故垓得積成萬萬兆。實非國語義也。若然垓垓並當依下數爲萬萬九畝者爲田九萬萬畝也。周王畿千里爲地百同。依周禮大司徒鄭注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以一夫百畝計之一同。凡九百萬畝百同。積九萬萬畝是一同。卽九兆之田十同。卽九經之田百同。卽九畝之田。王制云方百里者

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田九萬億畝。亦正。以下數言之。與國語可互證也。蓋三代聖王建侯樹屏。各專其國。食其田。王所自食。不出畿服千里之外。九畎之田。自專據邦畿言之。而經入亦卽京入。謂畿內什一之賦。故云食兆民萬官。不得廣及九州也。賈唐韋不從下數而從中數。遂以九畎爲九州之極數。不知周九州六服與王畿凡七千里。積四千九百萬里。九服除夷鎮藩三服不數。故周禮職方氏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卽通九州計之。與九萬萬兆之數亦必不合。若如宋庠校本從下數計之。雖合於國語之義。然章旣云九州極數則又必不止九萬萬畝。其誤明矣。

○○○樂記五色義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鄭注云。五色五行也。孔疏引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今攷五行與聲樂義甚遠。注說固難通。崔以五行之音強申其義。然五音不當云五色。其說究未可憑。孔從之非也。諦審此二句文義。五色當屬目治。與八風屬耳治相儷。成文不亂。亦正篆色言之。與上文聲成文謂之音不同。竊謂樂舞有用旌旗表行列。

者此五色蓋謂五方旗識左傳哀十年宋公享晉侯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
杜注云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此大舞以旌旗表位之證五
色即周禮司常九旗之五正旗大常黃大旂青大旗白大旗赤大旒黑各分配
方色依金氏禮箋說鄭司常注說誤亦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與招搖在上合
而爲五也亦金氏申崔靈恩說以其備方色故經典或謂之五色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

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諸侯教
士執弓挾矢履物以射五色卽五旗與樂記義正同非泛指采色也又大戴禮
誥志篇云孟春于時雞三鳴卒明載於青色青色卽東方龍旂故云載亦卽月
令春載青旗也鄭巾車司常注謂九旗之帛皆用絳而以大赤大白別爲旛故
不知旗有五色遂不得其解矣依大戴說知古行大典禮亦多建五方旗不徒
樂舞曾子問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云
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今攻彼方色亦謂五方之旗
注以方色爲衣色非也方色與兵卽謂五旗五兵故穀梁僖二十五年傳云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楊疏引麋信云。各以方
色之旌。置之五處。五麾卽五旗。此亦說救日之禮。與曾子問說正同。救日建方
色之旗。陳五方之兵。亦卽虞戴德之建五色。設五兵也。蓋諸侯各依其國所處
方位。建其方色之旗。以自表異。如東方諸侯。則建青旂。南方諸侯。則建赤旛。是
也。若如鄭說。以爲衣色。則冕弁冠。諸服各有定色。五等諸侯。救日服。無見文。若
祭服。當服冕服。玄衣纁裳。齊服則玄冕。玄裳。遇災則素服。皆不得隨方色爲變
異於禮例。殆不可通。淮南子時則訓有五時衣采及兵之說。鄭似
隱據彼文。然與古禮無會。不足據以釋經。管子幼官篇
云。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漢書祭祀志。劉注引皇覽逸禮說。四時迎氣。旗旄與兵。亦
各從方色。足徵古行禮。多以方色之旗物。配五兵。與曾子問亦可互證。通校大
小戴記。五色之爲五旗。證驗確鑿。足知以方色表旗物。爲古恒語。故經典咸不
云旗而徑稱色。而鄭崔孔諸儒。以五色爲五行之音。或以爲五方之服。其誤亦
不辯而自明矣。

社說

○ ○ 孫仲容先生遺著

(續五十七期)

○ ○ ○ 籀文車字說

說文車部。車。籀文作𨾏。從二車二戈。於形聲皆無所取。且與𨾏車字混。而二徐以來。未有知其誤者。近珍菴莊氏。毋山王氏。始據金文車字作𨾏。以正之。其說塙矣。今攷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徒可正說文之譌。且可攷正古駟馬車制。今略釋之。蓋金文車字如吳彝。毛公鼎。不𨾏。𨾏。並作𨾏。薛衛功鐘鼎款識亦有此字。而傳撫失其本形。論之諦審。其形左兩申象兩輪。右兩畫象轂。端之鍵。故並據今所見金文拓本論之。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于兩輪與軸。午交者。𨾏也。𨾏曲爲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爲𨾏形。長畫與𨾏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岐如半月者。軌與𨾏也。蓋衡縛於𨾏。軌縛於衡。而𨾏又縛於軌。故詩秦風小戎云。五檠梁𨾏。毛傳云。五五東也。檠。歷錄也。梁。𨾏。𨾏上句衡也。一𨾏。五束。束有歷錄。說文檠。車歷錄束交也。

段依韻會改
交爲文亦通

又韋部云。轡車衡三束也。曲轅轡縛直轅轡縛。蓋五束。卽轡縛之。

制束有五者。衡與轡相交處爲一束。兩軛與衡相交處爲二束。軛與軛相箸處。

又爲二束。因轡與衡。衡與軛。軛皆異材。而任力甚劇。必以革交互束縛之。乃可。

以爲固。是五束者。縛於衡者三。而縛於軛者各一。故說文詁轡爲車衡三束。專。

據縛於衡之束。言之三束。實卽駭於五束之中也。依考工記。轡人說轡與衡之。

周徑皆甚小。不過四寸。其設軛軛若穿其中。以相貫。則失其力。故不穿其木。而。

以革交午。縛之以爲固。論語大車無軛。小車無軛。說文軛。轅端持衡者。論語鄭。

注云。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轅端著之。

武后臣軛注引鄭以因對穿爲文明。其不穿而惟。

縛之以相連。其文意較然甚明。而五繫之用。主以固衡軛。亦可知矣。又攷此字。

見於金文拓本。又有於兩申間爲一。略帶方形。以象軛持軛形者。如孟鼎作。

𠄎。是也。又旅車。卽器作口。蓋作口。則又象軛踵及後軛形。口爲旅字之半。

此爲釋

旅車二字今審似卽一字
從於從車旅之別體也

又父乙尊作𠄎。吳大微說。則又象梁軛上出於形。尤。

析。又父甲車。彗車作𠄎。則中爲方形。以象軛軛。而兩軸端又爲重轡。衡兩端則。

曲。而。上。出。或。衡。木。實。有。如。是。制。者。又。象。兩。轡。同。繫。於。軾。卽。說。文。所。謂。軻。驂。馬。內。
轡。繫。軾。前。者。是。也。又。中。叔。尊。作。轡。亦。象。此。形。此。三。器。形。致。繁。縟。而。所。象。亦。尤。備。
以。此。諸。文。證。小。車。梁。轡。五。縛。皆。在。衡。軛。尤。爲。顯。較。而。鄭。仲。師。注。軻。人。乃。云。駟。車。
之。轅。率。尺。許。一。縛。近。儒。多。舉。詩。之。五。檠。以。申。證。其。義。若。然。則。五。縛。皆。著。於。軻。前。
軻。間。特。綴。此。以。爲。文。飾。而。與。衡。軛。絕。不。相。涉。則。與。轅。縛。之。制。不。合。且。軻。前。十。尺。
之。軻。揉。一。木。以。爲。之。勻。滑。夷。漫。絕。無。圻。罅。本。不。藉。五。束。以。爲。文。飾。卽。假。使。革。束。
止。爲。文。飾。亦。何。必。限。以。五。而。絕。不。可。增。減。邪。余。前。著。周。禮。正。義。於。先。鄭。說。未。及。
分。別。茲。因。籀。文。車。字。象。形。悟。衡。軛。之。制。而。五。檠。之。說。始。昭。然。若。揭。故。詳。說。之。以。
補。禮。疏。之。闕。焉。

頃。見。湯。陰。羨。里。出。土。古。龜。甲。文。亦。有。車。字。作。𨾏。與。金。文。同。唯。中。畫。上。下。分。岐。
不。相。聯。母。則。契。刻。偶。錯。異。耳。龜。甲。文。多。象。形。又。有。且。甲。大。戊。諸。僞。號。近。人。定。
爲。商。時。物。則。較。金。文。尤。古。蓋。在。史。籀。之。前。竊。疑。黃。帝。時。車。制。已。詳。葡。象。其。形。
而。制。字。倉。沮。初。文。本。已。如。是。作。而。籀。篇。因。之。作。車。者。轉。繫。後。來。省。變。許。書。古。

文出於掇拾。吉金龜甲尚未出土。故未能得其根柢也。又以龜甲文與父甲車彝證之。知此字本爲上軌。下輪象車。平列之形。金文從衡傳易。多爲左輪右軌者。亦其變體爾。

○○○羅昭諫江東外紀辯

江東外紀拾殘一卷。余友泰順林亨甫縣丞用霖所刊。序稱咸豐丁巳於遂昌逆旅見北宋本羅隱江東外紀。首有崇寧癸未婺人張某刊書序。謂原書凡六卷。林所見者殘缺。僅餘半冊。又蠹蝕過半。乃錄其完者十則刊之。其書世不經見。初出時人或詫爲祕笈。六合徐太守竄爲作叙。亦頗推重之。以余考之。蓋溫處間人所僞作也。請立八證以明之。范垌林禹吳越備史昭諫本傳云。所著江南甲乙集。江成化杭州府志作湘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崇文總目十國春秋並作江東後集並行於世。吳任臣十國春秋昭諫傳載所箸於備史所紀外。又增吳越掌記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靈璧子兩同書十篇。皆不言有所謂外紀者。其可疑一也。宋崇文總目所收五代人書最該博。載昭諫著作多至十種。較用十國春秋多厥事一卷吳越

在甲乙
集外

獨無外紀。然張序謂此書流落人間百八十餘年。幾於泯沒。則宋初此

書未登祕府。亦事所或有。至黽子止。生當南宋之初。其昭德讀書志編於紹興中。若此書崇寧中有刊本子。止豈得不見。而衢本讀書志亦未著錄。下至陳氏書錄解題。鄭氏通志藝文略。尤氏遂初堂書目。馬氏經籍考。元人宋史藝文志。楊氏明文淵閣書目。及明以來諸家書目。皆無著錄。其可疑二也。書中第二則云。予小時舉進士。西上道過淮安。考唐地理志。無淮安。宋地理志。楚州下云。紹定元年。升山陽縣爲淮安軍。端平元年。改軍爲淮安州。卽今之淮安府也。昭諫生於唐季。安得豫稱宋地名。其可疑三也。二則又述所遇治易陳姓之言曰。圖書爲義文畫卦之大原。圖靜得八卦。書動得九位。又曰。六十四卦在先天之圖爲體。七十二候在後天之書爲用。案河洛圖書漢唐傳。易經師所未見。宋人所傳者。出自陳搏。至先天後天之圖。則又邵子所作。相傳得自方士。要皆唐以上所未有。黃梨州易學象數論黃晦木圖書辯惑胡融明易圖明辨昭諫時術數家安得見之。而以爲說。至所稱治易陳姓。又似隱指圖南。不知圖南入宋尙在

昭諫卒於梁初其年齒遠不相及安得昭諫少時卽與相遇其可彘四也第四則稱楊相涉之降梁也其子凝式泣諫不聽遂佯狂不仕考五代史唐六臣傳載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則凝式非不仕梁者矣此條徐序中已論及之

其可彘五也第六則記奉命訪吳諫議睦事云以戊子二月以史考之當爲唐

明宗天成三年卽吳越寶正三年也考吳越備史云開平三年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十國春秋肅世天寶二年閏年七十七然則寶正三年昭諫卒已十九年矣

且所載日名二月有甲戌考五代史司天考天成三年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則甲戌爲正月二十八日二月不得有甲戌也其可彘六也第八則云龍德中

明州貢一介物考龍德爲梁末帝年號其元年卽吳越天寶十四年夫梁爲唐

賊昭諫嘗勸武肅討之必不用其正朔況龍德紀元上距開平三年已十三年

則又昭諫所不及見也其可彘七也第九則云梁王將軍彥章不獲於上彥章

死而梁遂亡考五代史彥章死以龍德三年十月距昭諫卒十五年矣其可彘

八也凡此八證悉有依據其爲好事者嫁名依託蓋無彘矣伏讀 四庫全書

總目史部傳記類有羅江東外紀三卷。國朝閔元衢撰其書余未之見。據提要所稱蓋詮次江東逸事若年譜別傳之類作僞者豈聞閔書之名妄意爲昭諫佚作而造此以實之歟。又此書所載吳諫議畦即泰順人事跡雖見於府縣志然大抵根據家譜考之於史並無影響。唐季諸家書亦無載及者而外紀殘帙乃於十則之中適有其事且序稱蠹蝕殆盡而此十則乃首尾完善無一字奪落則其贋託之迹固亦不待入證而明也。唐餘佚史流傳者希好事者喜爲收拾且其中有吾溫遺事他日必有誤信其書而據以補史志之闕者余故疏通證明之以質世之鑒別古書者。亭甫爲余父執林太冲學博馮子恭承家學雅擅文筆曁皆舉此數事贊之亦不能答也

竊疑此書即亭甫少年戲作英雄欺人不暇詳攷史籍故附諍友之義俾後人無據此爲亭甫所病也

○○○唐靜海軍考

王光蘊萬麻溫州府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爲溫州。以前天寶元年改溫州爲永嘉郡此時乃復溫州舊名屬浙江東道。特建靜海軍使并統台明州。晉高祖天福四年建溫州爲靜海。

軍節度使。考宋樂史王溥歐陽脩歐陽忞諸人亦云晉天福四年溫州建靜海軍節度而絕不及唐時建靜海軍使事。惟祝穆方輿勝覽云唐高宗分括州置溫州復建靜海軍使。又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云乾元元年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台越等八州。又建靖海軍使。統台及餘州。其所載與萬厯溫州志略同。靜靖音義相近。古多互易。然則唐之有靜海軍使。宋代地志家固有其說。萬厯溫州志多本宋曹叔遠永嘉譜。其所載蓋遠有端緒。非妄說也。何以明之。范炯林禹等吳越備史朱褒傳云。褒永嘉人也。兄誕始爲本州通事官。屬寇亂。兄弟皆聚兵禦。以功遂攝司馬。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據焉。尋以同姓結援於梁太祖。奏授本州刺史。充靜海軍使。考唐書百官志云。諸事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又云。刺史領使。則置副使。今備史載朱誕未據州以前。有副使胡燔。則其時已以溫州刺史領靜海軍使矣。又備史載後唐同光三年。制授錢元球充靜海軍節度使。此當云靜海軍使。乃云節度使。者蓋備史刊本之誤。天福八年。和凝撰錢文穆王神道碑云。長子弘僕溫州靜海軍使。其事蓋在天福四年。以

前碑版文字明焯。可據知未建靜海軍節度使之前已有靜海軍使。然則建節度始於天福四年。建靜海軍不始於天福四年明矣。檢唐書地理志。越州下注有義勝軍。有靜海軍。寶應元年置大厓。二年廢靜海軍。元和六年廢義勝軍。中和二年復置義勝軍。中和二年方鎮表作中和三年表。又光啟三年改為威勝軍志亦失載。乾寧三年曰鎮東方

鎮表止載中和三年。升浙江東道觀察使為義勝軍節度使。失載寶應元年置義勝軍事。光啟三年改義勝軍節度為威勝軍節度。乾寧三年改威勝軍為鎮東

節度而絕不及靜海軍之置廢。蓋義勝鎮東為統轄浙東節度軍之號。其治在越州。靜海為溫台明三州軍使之號。其治在溫州。修地理志者不能分析故并附注浙東觀察使所治越州之下方鎮表於軍使廢置例不備書。故詳義勝而略靜海。然則唐志之靜海軍即萬厓溫州志之靜海軍也。至靜海軍之建。唐志云寶應元年赤城志及溫州志並云乾元元年兩文交互考。寶應元年距乾元元年止四年。地志家蓋因乾元元年復溫州而牽連及靜海軍使之建。實則當以史志為正也。又陳文節止齋集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載唐中和二年

牒有寧海軍使杜某繫銜。考新唐書及吳越備史。朱褒以中和元年據溫州。至天復二年卒。史據備然則朱氏據州者逾二十年。以事勢揆之。其間不得別有寧海軍使杜某者。其違異之故。誠所未詳矣。

○○○唐杜氏考

左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今京兆杜縣。賈逵注。國語則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見孔疏隋劉炫主賈說。故規杜云。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昭元年傳。遷實沈於大夏。主豎唐人是。因注。卽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語似尙未達。

杜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唐滅遷於杜也。以上皆疏引。規遇文。亭林顧氏左傳杜解補正。又

申杜引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以爲之證。今考二說皆未爲得也。蓋如杜說。則劉累子孫。旣居魯縣。又別居大夏。魯縣之裔。後代

豕。韋。大。夏。之。裔。卽。爲。唐。唐。爲。成。王。所。滅。乃。遷。於。杜。是。則。唐。與。杜。各。自。爲。國。咸。非。魯。縣。之。胄。卽。不。得。云。豕。韋。國。於。唐。杜。兩。注。義。實。自。相。悖。故。光。伯。規。以。唐。非。豕。韋。之。允。孔。疏。曲。圓。其。說。以。劉。累。之。等。卽。謂。累。之。子。孫。蓋。欲。明。大。夏。之。唐。卽。魯。縣。之。裔。所。遷。然。玩。累。遷。魯。縣。此。居。大。夏。之。文。彼。此。對。舉。杜。實。非。謂。遷。魯。縣。之。子。孫。復。遷。大。夏。孔。說。非。杜。意。也。至。杜。謂。周。成。王。滅。唐。遷。杜。則。逸。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云。唐。荀。國。名。皆。周。成。王。弟。唐。虞。二。公。堯。舜。後。也。考。堯。後。之。唐。公。卽。樂。記。所。謂。封。帝。堯。之。後。於。蓊。者。與。大。夏。杜。縣。咸。不。相。涉。劉。累。雖。亦。堯。後。乃。其。枝。裔。而。武。王。所。封。者。則。其。適。胄。累。後。非。卽。唐。公。也。依。王。會。說。是。成。王。所。滅。者。又。非。彼。唐。公。叔。虞。旣。與。唐。公。並。立。於。會。則。非。滅。堯。後。之。唐。以。封。義。據。炳。然。不。可。捉。也。紀。年。雖。出。汲。冢。古。文。而。今。所。傳。者。乃。明。人。掇。拾。僞。本。此。文。未。見。唐。以。前。人。徵。引。殆。不。足。據。且。厯。云。遷。其。民。與。杜。說。亦。微。不。同。此。蓋。作。僞。者。采。杜。說。以。補。紀。年。而。讀。之。不。審。又。失。杜。意。顧。氏。乃。援。紀。年。以。證。杜。說。不。亦。疏。乎。實。則。杜。雖。親。見。竹。書。而。此。義。自。本。章。

昭國語注

晉語注云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章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之世滅唐遷唐於杜

章則又因昭元年傳

成王滅唐之文而遷就其說章生吳末豈得謂亦見竹書乎至如賈說武王封

堯後於唐者即隱據王會之唐公二國並封於理雖可通然既分二國則唐自

爲唐杜自爲杜宣子爲杜伯之後自述家世但數杜氏足矣何必更援唐耶今

以左傳周書諸文參互校釋迺知成王所滅以封叔虞者自爲晉陽之唐劉累

之後所封者自爲杜縣之唐杜竊意杜本唐之別名若楚之亦言荆也桑言之

楚曰荆楚故唐亦曰唐杜是說也與賈章杜劉皆不合而余讀史記則得一塙

說焉秦本紀云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徐廣

云蕩音湯社一作杜史之蕩社蓋卽唐杜也庚聲與易聲古音同部白虎通義

號篇唐蕩蕩也說文嗚古文唐從口易故唐杜通作蕩杜杜與社同從土得聲

故又作蕩社也而說史記者因與亳連文之故遂謂蕩當音湯司馬貞索隱云

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徐廣云一作湯社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

湯社殊不知此亳與湯都無涉

湯都在今文注疏云亳者薄段借字史記秦本紀

亭公三年與亳王戰正韓引括地志在今陝西非湯亳都也三乃與唐杜接壤之國說文高部亳京

兆杜陵亭也漢之杜陵即晉之杜縣也遂者因事之辭蓋亳與湯社同壤秦初

伐湯社未克次年伐亳勝之遂因此兵威燄勢滅湯社非亳即湯社也封禪書

云於杜亳有三社主之祠社漢書郊社志作杜三作五案此杜亳亦因二國接壤故連言杜主故周之右將軍

顏師古漢郊社志注引墨子謂杜主即杜伯漢地理志亦云京兆尹杜陵故杜

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是漢杜陵即杜伯國亳與蕩杜同在杜陵可證

蕩杜即唐杜矣或曰晉語誓禘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竹書

紀年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奔晉下距秦寧公二年當魯隱公八年

凡七十三年何得時尙有唐杜則疑宣王殺杜伯不必即絕其祀或別立支

庶爲唐杜君抑朱衣射鄙之後周人知杜伯無罪立隰叔兄弟之在他國者以

續其祀使鬼不爲厲皆未可知要知唐杜即蕩杜其在杜陵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即漢杜陵

非二國可無疑也

社說

○○原經

章 終

古之爲政者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故諸教令符號。謂之經。輓世有章。學誠以經。皆官書。不宜以庶士僭擬。故深非揚雄王通案吳語稱挾經秉枹兵書。爲經論。衡謝短曰。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法律爲經。管子書有經言。區言教令爲經。說爲官書。誠當然。律歷志序庖犧以來。帝王代禪。號曰世經。辨疆域者有圖經。摯虞以作畿服經也。隋書經籍志言摯虞書作畿服經一百七十卷經之名廣矣。仲尼作孝經。漢七略始附六藝。其始則師友讎對之辭。不在邦典。墨子有經上下。賈誼書有容經。韓非爲內儲。外儲。先次。凡目亦揭著經名。老子書至漢世。鄰氏復次爲經傳。孫卿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經亦不在六籍中。此則名實固有。施易世異。變而人殊。化非徒方書稱經云爾。學誠以爲六經皆史。

史者固不可私作。然陳壽習鑿齒臧榮緒范曄諸家名不在史官。或已去職。皆爲前修。作年歷紀傳太史公雖廢爲掃除。隸史記未就不以去官輟其述。作班固初草創漢書。未爲蘭臺令史也。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有詔收固繫京兆獄。弟超馳詣闕上書。乃召詣校書部。終成前所著書。令固無繫縲之禍。成書家巷可得議邪。且固本循父彪所述。彪爲徐令病免。既纂後篇不進而卒。假令彪書竟成。敷文華以緯國典。雖私作無所訾也。陸賈爲楚漢春秋。名擬素王。新汲令王隆爲小學漢官篇。依擬周禮以知舊制。儀品孔衍。又次漢魏尙書。世儒書儀家禮諸篇亦悉規摹士禮。此皆不在官守而著書與六藝同流。不爲僭擬。且夫治歷明時。羲和之官也。關石和鈞。太師之所秉也。故周公作周髀算經。張蒼以計相。定章程而次九章算術。然後人亦自爲律歷籌算之書。以譏王官失紀。明堂月令授時之典。民無得奸焉。而崔實亦爲四民月令。古之書名掌之行人。保氏故史籀在官則爲之。李斯胡毋敬在官則爲之。及漢有凡將訓纂。卽非王官之職。許叔重論說文解字。自爾有呂忱顧野王諸家詩續。不絕世。

無咎。其僭擬者。吳景帝。唐天后。位在考文。而造作異形。不合六書。適爲世所鄙笑。今康熙字典。依是也。古之姓氏。掌之司商。其後有世本。然今人亦自爲譜錄。林寶承詔。作元和姓纂。言不雅馴。見駁於鄧名世。以是比况古之作者。翔制而已。後生依其式法條例。則是畔其式法條例。則非不在公私也。王通作元經。匡其簡陋。與逢迎索虜斯悅。已謂不在史官。不得作陸賈爲楚漢。春秋孫盛爲晉陽秋。習鑿齒爲漢晉春秋。何因不在誅絕之科學。誠駁汪琬說云。布衣得爲人作傳。既自倍其官守之文。又甚裁抑王通。準其條法。仲尼則國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徵。非有一命之位。詹石之祿。其作春秋亦僭也。揚雄作太玄經。擬易儒者。比於吳楚僭王。謂其非聖人。不謂私作有誅也。雄復作樂四篇。見藝文志儒家是時陽成子長亦爲樂經。見論衡超奇篇儒者不譏獨譏太玄已過矣。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其質止於別善布卦。春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

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仲尼贊易而易獨貴。其在舊法世傳之史。則筮書與卜夢等夷。數術略善龜家有龜書。夏龜南龜書。巨龜雜龜。雜占家有黃帝長柳占夢。甘德長柳占夢。書皆別出。雖易亦然。是故六藝略有易經十二篇。數術

略善龜家。復有周易三十八卷。此為周世。既有兩易。猶逸周書七十一篇。別在

尚書外也。左氏說秦伯伐晉。筮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除獲其雄。狐成季將生。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教如君所說者。或云是連山歸藏。

或云筮者之辭。尋連山歸藏卦名。或異周易筮者。占辭又當指切事情。知皆非也。宜在三十八卷。蓋易者務以占事知來。惟變

所適。不為典要。故周世既有二家。駁文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尚考九流之學。其根極悉在有司。而易亦掌之。太卜同為

周禮。然非禮器制度符節璽印幡信之屬。不可刊者。故周時易有二種。與連山

歸藏而四。及漢楊雄。猶得摹略為之。是亦依則古初。不愆於素。學誠必以公私

相格。是九流悉當燔燒。何獨太玄也。晉書束皙傳。言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

墓。得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

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易繇陰陽卦者。亦三十八卷之倫。以是知姬姓未亡。

玉步未改而周易已分析爲數種。姚際恆不曉周易有異，乃云魏文侯最好古。魏冢無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然則易繇陰陽卦者，顧仲尼所爲，章編三絕以。求寡過者耶？凡說古藝文者，不觀會通，不參始末，專以私意揣量，隨情取舍。上者爲章學誠下者爲姚際恆，迷誤後生多矣。自太玄元經推而極之，至於他書。其類例悉準，是外有經方相人形法之屬，至於釋道其題號皆曰經學，誠所不。譏誠格以官書之律釋者，有修多羅傳自異域，與諸夏異統不足論。道士者亦中國之民，何遽自恣而老子又非道士所從出也。本出史者與儒者非異教，故其徒莊子猶儒服。見莊子說劍篇儒家稱經，卽諄而道家稱經，卽無諄，何其自相伐也。顧寧人所定文格仕宦者惟三品以上得稱公而沙門亦得稱公學誠之謬蓋同於顧章絳曰：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

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正今之世封建已絕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猶欲拘牽格令，以吏爲師，以宦於大夫爲學，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則言家傳可作。援其律於文苑，英華其書，乃遠在揚雄、王通後。舊目七畧，今日四部自爲校讎。通義又與四庫官書齟齬，既薄宋儒，又言誦六經爲尊，王制時制五經在學官。

者。易詩書皆取宋儒傳註。則宋儒復不可非。諸此類例。所謂作法自弊者也。

○原儒

章絳

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達名爲儒。儒者術士也。說文太史公儒林列傳曰。秦之

季世。阮術士而世謂之阮儒。司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漢書

相如傳語史記趙太子悝亦語莊子曰。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見莊子此

雖道家方士言儒也。鹽鐵論曰。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

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滑王矜功不休。諸儒諫不從。

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儒論王充作儒增道虛談天說日

是應舉儒書所稱者。有魯般。刻鳶。由基。中楊女媧。鍊石共工。觸柱。陸壓。治獄。屈

軼。指佞。黃帝騎龍。淮南王犬吠。天上鷄鳴。雲中李廣射寢石。矢沒羽。荆軻以七

首擿秦王。中銅柱入尺。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是諸名籍。道墨名法。陰

陽神仙之倫。旁有雜家所記。列傳所錄。一謂之儒。明其皆公族太古始有儒儒

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何以明之。鳥知天將雨。

者曰鷩。說文舞旱。曠者以爲衣冠。旱曠之旱春官樂師有皇舞故書皇舞。仲而舞。

司農云。聖舞者以羽覆冠者以翠爲知雨之鳥。故鷩冠者亦曰術氏冠。漢五行志。鷩冠。

又曰圓冠。莊周言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

斷。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書文同莊。明靈星舞。予吁嗟以求雨者謂之

儒。故曾皙之狂而志舞雩。原憲之狷而服華冠。華冠亦名建華冠。晉書輿服志。一發之轉。

皆抗節不耦於同世。辟儒願一返太古。忿世爲巫。辟易放志於鬼道。陽狂爲巫。古所恆有。

會原二生之志。豈以靈保自居哉。亦以是通其狂惑而已。董仲舒不喻斯指而崇飾土龍。乞效蝦蟆。鳩竇。薦脯。以事求雨。其愚亦甚。然則上古之儒固然非後

世所宜效也。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謂其多技。其後施易。故號偏施於九流。諸有術者

悉眩之矣。類名爲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說曰。儒諸侯

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地官曰。聯師儒。說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此則躬備

德行爲師。效其材藝爲儒。養由基射白鰲。應矢而下。尹需學御三年。受秋駕。呂

氏曰。皆大藝之人也。呂氏春秋。博志篇。明二子皆儒者。儒者則足以爲植榦矣。私名爲

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

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為最

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書商高之算蠡門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

傳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蓋名契亂執轡

調御之術亦浸不正自詭鄙事言君子不多能為當世名士顯人隱諱及儒行

稱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稱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藝

也其科於周官為師儒絕而師假攝其名然自孟子孫卿多自擬以天子三公

智效一官奔走禦侮則劣矣而未流亦彌以諱世取寵及鬪生陸賈平原君之

徒舖歎不廉德行亦敗乃不如刀筆吏是三科者皆不見五經家漢世稱今文家

其古文家則不用是往者商瞿伏勝穀梁赤公羊高堂生諸老七略格之名

不登於儒籍若孫卿書敘錄云韓非號韓士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此則韓

白屋之下樂其志儒者游文而五經家專致五經家骨鯁守節過儒者其辯智

或專治經者志儒者游文而五經家專致五經家骨鯁守節過儒者其辯智

弗如子孫經之士古文家吳起李充真卿而外氣名於七國者寡儒家則孟

用亦各有適兼之術取李充孫卿數子而已五經家異爾無所當願欲兩據其長春

秋斷獄之言遂爲屬於天下

此其所以爲異自太史公始以儒林題齊魯諸生徒以潤色孔

氏遺業又尙習禮樂弦歌之音鄉飲大射事不違藝故比而次之及漢有董仲

舒夏侯始昌京房翼奉之流多推五勝又占天官風角與鷓冠同流草竊三科

之間往往相亂晚有古文家出實事求是徵於文不徵於獻諸在口說雖游夏

猶黜之斯蓋史官支流與儒家益絕矣冒之達名道墨名法陰陽小說詩賦經

方本草善龜形法此皆術士何遽不言儒局之類名蹴鞠弋道近射歷譜近數

調律近樂猶虎門之儒所事也

若以類名之儒言之趙爽劉徽祖暅之明算柱夔阮咸萬寶常之知樂悉成周之真儒矣今

獨以傳經爲儒以私名則異以達名類名則偏要之題號由古今異儒猶道矣

儒之名於古爲術士於今專爲師氏之守道之名於古道爲德行道藝於今專

爲老聃之徒道家之名不以題諸方技者嫌與老氏混也傳經者復稱儒卽與

私名之儒殺亂

論衡書解篇曰著作者乃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世儒業易爲文儒之業卓絕不循彼虛說此實篇案所謂文儒者九流六藝太

史之風所謂世儒者卽今文家以此爲別似可就部然世儒之名又不可施諸劉歆許慎也

孔子曰今世命儒亡常以儒相

詬病謂自師氏之守以外皆宜去儒名便非獨經師也以三科悉稱儒名實不

足。以。相。檢。則。儒。常。相。伐。故。有。理。情。性。除。王。道。而。不。麗。保。氏。身。不。跨。馬。射。不。穿。札。
卽。與。駁。者。則。以。詰。竊。詬。之。以。多。莧。匡。之。是。以。類。名。宰。私。名。也。有。審。方。圓。正。書。名。
而。不。經。品。庶。不。念。烝。民。疾。疾。卽。與。駁。者。則。以。他。技。詬。之。以。致。遠。匡。之。是。以。私。名。
宰。類。名。也。有。綜。九。流。齋。萬。物。而。不。一。孔。父。不。斲。莖。爲。仁。義。卽。與。駁。者。則。以。左。道。
詬。之。以。尊。師。匡。之。是。以。私。名。宰。達。名。也。今。令。辯。士。藝。人。閑。眇。之。學。皆。棄。捐。儒。名。
避。師。氏。賢。者。路。名。喻。則。爭。自。息。不。然。儒。家。稱。師。藝。人。稱。儒。其。餘。各。名。其。家。汎。言。
曰。學。者。旁。及。詩。賦。而。汎。言。曰。文。學。文學名見韓子亦七國時汎稱也亦。可。以。無。相。鑿。矣。禮。樂。世。
變。易。射。御。於。今。麤。獷。無。參。連。白。矢。交。衢。和。鸞。之。技。獨。書。數。仍。世。益。精。博。凡。爲。學。
者。未。有。能。捨。是。者。也。三。科。雖。殊。要。之。以。書。數。爲。本。

社說

○○原名

章 絳

七略記名家者流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孫卿爲正名篇，道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成禮，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卽禮官所守者名之一端，所謂爵名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天下蓋頗有刑爵文其散名，猶不辯五石六鷦之盡其辭，已摧略矣。且古之名家考伐，閱程爵位至于尹文，作爲華山之冠表，上下平。莊子天下篇及注而惠施之學，去尊呂氏春秋愛類篇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此猶老莊之爲道，與伊尹、太公相塞，誠守若言，則名號替微，識絕朝儀，不作繇蘊，不布民，所以察書契者，獨有萬物之散名而已。曲學以徇世，欲王齊王，以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施自方，其命豈不詳哉。自呂氏患刑，當作名異充聲，實異謂，既以若術別賢不肖矣。呂氏春秋正名篇其次劉劭次人物志、姚信述士緯、魏文帝箸士操、盧毓論九州人士，皆見隋書經籍志名家皆本。

文王官人之術。又幾反于爵名。

案魏志鄧艾傳注引荀爽冀州記曰爰命清貞

晉問自有散名之學而世不傳蓋所起

然自州建中正而世謂之姦府浸以見

薄刑名有鄧析傳之李悝以作具律杜預又革爲晉名例其言曰法者蓋繩墨

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

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厝厝刑之本在于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

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今所注

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

理

晉書杜預傳

其條六百二十其字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而可以左右百姓下民

稱優惟其審刑名

按案代法律惟晉律爲平恕

盡而不汗過爵名遠矣然皆名

之一隅不爲綱紀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者莊周以爲化聲孫卿亦云名無

固宜故無常也然約定俗成則不易可以期命萬物者惟散名爲要其他乃與

法制推移自惠施公孫龍名家之傑務在求勝其言不能無放紛尹文尤短察

之儒墨墨有經上下儒有孫卿正名皆不爲造次辯論務窮其柢魯勝有言取

辯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墨翟孫卿近之矣。

凡領錄散名者論名之所以成與其所以存長者與所以爲辯者也。名之成始

于受中于想終于思領納之謂受受非愛憎不箸取像之謂想想非評召不徵

造作之謂思思非動變不形。本成唯識論所說名言者自取像生故孫卿曰緣天官凡

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

期也。以上正文此謂想隨於受名役於想矣。又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

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正文接

於五官曰受受者謂之當簿傳於心曰想想者謂之徵知一接焉一傳焉曰緣

凡緣有四。識以所對之境爲所緣緣五識與意識迭相扶助五稱爲增上緣凡

爲等無開緣一切心物之因名曰阿賴耶增上緣者謂之緣耳知聲緣目知形此

名之所以成也。名雖成臧於胸中久而不渝。浮屠謂之法也。色聲香味觸皆感受者

猶在謂墨經曰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說曰智者若瘡病之於瘡也。上之字

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知句久韻不當以目見句若以火

經說下及此謂瘡不自知病瘡者知之火不自見用火者見之是受想之始也受
想不能無五路及其形謝識籠其象而思能造作見無待於天官天官之用亦
若火矣五路者若浮屠所謂九緣一曰空緣二曰明緣三曰根緣四曰竟緣五
曰作意緣六曰分別依七曰染淨依八曰根本依九曰種子依自作意而下諸
夏之學者不亟辯汎號曰智目之見必有空明根竟與智耳不資明鼻舌身不
資空獨目爲具五路既見物已雖度越百旬其像在於是取之謂之獨影獨影
者知聲不緣耳知形不緣目故曰不當不當者不直也是故賴名彛令所受者
逝其想亦逝即無所仰於名矣此名之所以存也泰始之名有私名足也思以
綜之名益多故墨經曰名達類私上經孫卿曰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
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正名
若則驥駟騶驪爲私馬爲類畜爲達獸爲別物爲共也有時而欲攝舉之叢馬
曰駟叢人曰師叢木曰林叢繩曰綱浮屠以爲衆法聚集言論論師地論
卿曰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正人馬木繩單矣師駟林綱兼矣有時

而欲辯異舉之以藥爲丸其名異自和合起如雀卵茹蘆烏賊合以爲丸其藥各殊其丸是一以瓶爲

敗瓦其名異自碎壞起以穀爲便利其名異自轉變起以金帶鉤爲指環俄以

金指環爲帶鉤其名異自加功起浮屠以爲非常言論孫卿曰物有同狀而異

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有異狀而同所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正此

名之所以長也諸同類同情者謂之衆同分其受想同其思同是以有辯辯所

依隱有三墨經曰知聞說親名實合爲說曰知傳受之聞也方不摩即際說也

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偶合也志行爲也經上及親者因明

以爲現量說者因明以爲比量聞者因明以爲聲量案傳受爲聞故曰聲量往

狀則察地志皆非身所親歷亦無術可以比知其勢不能無待傳受然印度諸

宗所甄獨在名理故聲量唯取聖教亦名爲聖教量諸宗哲學既非一軌各持

其聖教量以爲辯則達立敵共許之律故自陳那以後獨用現量比量而聖教

量途廢若夫史傳地志天下所公則不得獨廢也要之聖教量者特聲量之一

赤白者所謂顯色也方圓者所謂形色也宮徵者所謂聲也薰臭者所謂香

也甘苦者所謂味也堅柔燥溼輕重者所謂觸也遇而可知歷而可識雖聖狂

弗能易也以爲名種以身觀爲極阻於方域蔽於昏冥縣於今昔非可以究省

也。而以其所省者善。隱度其未所省者。是故身有五官。官簿之而不諦。審則檢之。以率從高山下望。芻上木裕裕。若箸日中。視日財比三寸。孟且莫。乃如經尺。銅槃校以句股。重差近得其真也。官簿之而不徧。則齊之以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臧也。嘗一胥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官簿之而不具。則儀之以物。故見角帷牆之端。察其有牛。飄風墮麴塵。庭中知其里有釀酒者。其形雖隔。其性行不可隔。以方不摩。爲極有言蒼頡隸首者。我以此其有也。彼以此其無也。蒼頡隸首之形不可見。又無端兆。足以擬有。無雖發冢。得其鬩骨。人盡有骨。何遽爲蒼頡隸首。親與說皆窮。徵之史官。故紀以傳受之。爲極。今辯者所持說。爾違親與聞。其辯亦不立。

違於觀者。因明謂之現量。相違達於開者。因明謂之世間。相違如言冰熱。火寒。此現量相違者也。如未至天山而言天山無有此世間相違者也。

以爲辯者也。

辯說之道。先見其旨。次明其抵。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因明所謂宗。因喻也。印度之辯。初宗。次因。次喻。喻。依體。大。秦之辯。初喻。體。近。人。譯。爲。次。因。小。前。提。次。宗。

其爲三支比量一矣。墨經以因爲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體次宗。悉異。印度。

大秦如印度量聲是無常所作性故凡所作者皆是無常喻如瓶如大秦量凡

大秦所作者皆無常聲是所作故聲無常如墨子量聲是所作凡所作者皆無

無常故聲。經曰。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曰。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不必然。體也。若

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案無是。若見之成見也。夫分於兼之謂體。無序而最前

之謂端。特舉爲體。分二爲節之謂見。皆見經上及經說上本云見體盡說曰見

節管子弟子職曰聖之高下乃承厥火以聖爲盛與此。今設爲量曰。聲是所作

以盡爲節。同例。特舉之。則爲一體。分二之。則爲數節。此

因凡所作者皆無常。喻體故聲無常。宗初以因。因局。故謂之小故。猶今人譯爲

無序而最前。故擬之以端。次以喻體。喻體通。故謂之大故。猶今人譯爲。此凡所

作體也。彼聲所作節也。故擬以見之。成見。下見謂節。因不與宗相剗切。故曰有

之。不必然。無因者。宗必不立。故曰無之。不必然。喻體次。因以相要束。其宗必成。

故曰有之。必然。驗墨子之爲量。固有喻體。無喻依矣。何者。萬物無慮。有同品而奇觚者。或無同品。以無同品。則無喻。墨經曰。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脩。經下脩。諸有形者。廣必有脩。脩亦必有廣矣。云線有長。無廣者。形學

之亂。謂幾何原本其語彌兒嘗駁之墨子知其不偏去悅也。固有有脩無廣者矣。騁而往不彭。

亨而及招搖無盡不以鍼縫息翻之寬據方分此之謂時。今欲成時之有脩無

廣也。卽無同品。雖然若是者豈直無喻依固無喻體。如云凡有直往無効及者必有脩無廣時是直往無

効及者故時有脩無廣然除時以外更無有直往無効及者心量生滅亦存効

延之境乃至君統世系不計効及之處則可不得謂無効及故初句喻體卽不

說可喻依者以檢喻體而制其款言因足以攝喻依謂之同品定有性負於喻依

者必無以因爲也。謂之異品徧無性。並取因論說大秦與墨子者其量皆先喻體後

宗先喻體者無所容喻依斯其短於因明立量者常則也有時不可用三支若

墨經之駁仁內義外曰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

外內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

左目出右目入。經說此以三支則不可說也。破人者有違宗有同彼有勝彼。大

婆沙論二亦無所用三支何謂違宗彼以物有如種極微也。如種極微

十七所說人有菴摩羅識因言無相者無有。此卽近世惟物論說無相謂色聲香如種極微有相不則解矣何謂同彼彼以異域之政可法也古之政不可法因

言時異俗異胡可得而法詰之曰地異俗異可得法不則解矣何謂勝彼彼以世多窳言也因言凡言皆妄詰之曰是言妄不則解矣墨經曰以言爲盡詩詩說在其舊誤言下此謂勝彼破也

爲說者曰三支不足以原物故曰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寒濕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濕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凡以說者不若以親按近世主經驗之論自智者觀之親亦有誦行旅草次之閒

得被髮魁頭而魁服者此親也信目之諦疑目之眩將在說矣眩人召園案園

案自垣一方來卽種瓜瓠蔭未移其實子母鈎帶千人見之且剖食之親以目

以口則信說以心意則不信遠視黃山氣皆青俛察海波其白皆爲蒼易位視

之而變今之親者非昔之親者墨經曰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上經有

同異將以說觀其宜是使親誦於說也原物之質聞不若說說不若親今有聞

火浣布者目所未覩體所未御以說又無類因謂無火浣布則人莫不然謂之

蔽錮墨經曰知其所以不知以字當說在以名取下經此乃使親說交誦於聞也

凡原物者以聞說親相參伍參伍不失故辯說之術奏未其參伍固無所用辯說且辯說者假以明物誠督以律令則敗夫主期驗者任親亟親之而言成典持以為築渠者曰盡莫不然也必不已也上墨經而世未有盡驗其然者則必之說廢今言火盡熱非能徧拊天下之火也拊一方之火而因言凡火盡熱此為踰其所親之域雖以術得熱之成火所得火猶不徧以是言凡火盡熱諄墨經通之曰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下經則此言盡然不可知比量成而試之信多合者則比量不忒也若是言凡火盡熱者以為宗則不諄以為喻體猶諄宗者所以測未來故雖言凡火盡熱無害喻體者據已往之成效言之已往未嘗徧驗天下之火則言凡火盡熱為言凡火盡熱為除其所驗之境言必有明日者以昨往有今以彙昨往盡有今擬儀之也物固有斷則昨或不斷而今或斷言必有明日者是猶言人必有子姓以說不比以親即無徵是故主期驗者越其期驗墨經說推類之難曰此然是必然則俱為廢廢讀為靡經此莊周所以操齊物夫

社說

○左氏學行於西漢攻

劉師培

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古經者左氏經也經

者公穀經也別言左氏傳者西漢左氏傳與經別行也左氏經傳得之漢初自

張蒼受業荀卿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叙荀卿授張蒼傳左氏學漢興獻春秋左氏傳說文

北平侯張蒼春秋左氏傳正義引劉向別錄叙荀卿授張蒼傳左氏學漢興獻春秋左氏傳說文

秋古經及左傳之始蓋在高帝之時蒼當高帝之世已為御史大夫書禁後不知

書不必限於高帝時此其微也故高祖之詔引其文韓王信專生不任即本哀

新語進於高帝時此其微也故高祖之詔引其文韓王信專生不任即本哀

十六年叔孫通之倫並采其說以制禮均從左氏是也通所定日祭禮及納妃

本或為秦博士見其書又漢書高下追文帝詔書天生民為之役君二語是也

武帝制令史記三皇世家載大司馬去病等疏引制定四年文親哀帝封冊王嘉

封董賢詔引晉咸述其文漢廷有司亦持以議禮鼎言禹收九牧志之金鑄九鼎象

九州又言夏德衰鼎遷于般般德衰鼎遷于周即本宣三年傳語又三輔皇

即張蒼所獻之書亦即劉歆所謂春秋左氏春秋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

二十餘通臧于秘府伏而未發者也及成帝陳發秘藏以考學官所傳經古

春秋校公羊經以上均欲立三傳博士晉君安以左傳不祖聖人相駁國志

據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欲立三傳博士晉君安以左傳不祖聖人相駁國志

志然成封孔子後仍推跡古文以左氏相明福傳此均歆莽以前左傳行於漢

廷之徵也其行于民間者則張蒼既獻其書復作曆譜五德表序云漢相張蒼

曆譜五德曆即下文曆人取其年月之曆譜即下文譜牒讀記世諡之譜亦即

上文所闕予讀牒記及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也蓋曆譜二若均亦有書

或兼詳左傳年月又作張氏微十篇左氏微後以授賈誼侯張蒼梁太傅賈誼

及世諡惜不可考又作張氏微十篇左氏微後以授賈誼侯張蒼梁太傅賈誼

皆錄春秋左氏說釋文叙誼作左氏傳訓故儒林傳遺說具見賈子新書難篇

錄云蒼授賈誼語必有本誼作左氏傳訓故儒林傳遺說具見賈子新書難篇

述白公事審微篇述晉文請孫子奚賞邑事禮篇述父慈子孝節容左傳述明君

四國有葉叔帶即伯賈氏世傳其業亦曰孫嘉最好家世其家即世傳左氏學

也誼兼授賈公人賈嘉蓋又字之詠是誼學既傳於家兼授賈公此古文

經傳傳於民間者蓋與秘府所藏相合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春秋古經序說云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傳所言春秋蓋指古

經及傳言即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謂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傳也魯恭王壞孔子

也蓋謂古文經是並得春秋左氏傳論衡案書篇曰春秋左氏傳者蓋孔子教

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蓋未獻秘府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述孔壁

傳也此其證論衡不言得古經畧也蓋未獻秘府得逸禮逸書安國獻之未及

以行事下言春秋左氏藏於秘府事則安國所獻古文無春秋經傳蓋爲

安國輩所藏故孔臧亦見其文爲常聚常爲妖又引孔福無門惟人所求均述

左氏嗣司馬遷爲太史令紉史記金匱石室之藏公自序太史讀春秋古文吳太

伯世又與嘉通書從安國問故安國問古文尙書畧從故史記述左傳特詳蓋

秘府所藏之書賈孔所傳之說惟史遷克以兼通也又河間獻王好古學亦立

左氏春秋博士周官案正義此節之傳又春秋正義言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及

王之獻下稅王字無俟河間之再獻經也既博士即貫公林傳則河間所興

之左氏亦賈誼之傳厥後賈嘉傳子捐之其衰也南征不復齊桓孫其難孔子

宜其文此微之貫公傳子長卿授清河張禹說爲蕭望之所善載漢書本

禮論者大抵均緣公羊誼而儒林傳又言望之善穀梁然考通典八十九元成以爲

先父。先儒。則母。無出。文義。又言。若服。本則。所是。載雨。母蓋。與望。之行。志引。有母。之義。與左。傳雨。電。

通義。左氏。此證。之絕。禹傳。尹更。始更。始初。通穀。梁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為章。

句。引天。見漢。書以。千儒。林為。傳今。考更。始即。本說。左久。傳失。傳子。一穀。折梁。章句。至唐。猶存。文選。魏都。賦。

又。說揚。疏所。引以。有里。者為。一氏。一即。本意。以傳。子咸。漢書。劉歆。傳言。成以。能治。左氏。

類。本咸。所修。其論。俠之。俠氏。所也。意以。傳子。咸與。歆共。校經。傳又。成以。能治。左氏。

進。漢書。方進。也修。失論。占云。氏秋。無說。焉妖。曰不。自之。所忌。其氣。炎而。取之。並傳。翟方。

中。數見。丞左。相氏。春秋。為可。立哀。帝納。之助。光卒。不首。惟對。於許。常授。賈護。授陳。欽。

欽授。王莽。于夏。後塗。山會。執京。帛者。萬國。又云。春秋。隱公。不書。梁先。師方。進也。均。

亦。然均。親本。莽殺。引則。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又引。下辛。與公。羊家。言相。遠長。卿又。以學。

授。張敞。氏釋。文叙。錄引。云卿。封事。曰臣。尹張。敞子。季友。有本。則本。言敞。春秋。即治。於左。

本。魯夫。田完。有春。功於。齊皆。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寡。齊趙。氏分。晉季。氏。

見五。左傳。異義。敵讖。霍世。祿世。祿也。位敵。傳子。吉敵。女為。杜鄴。母鄴。

從吉學得其家書恒引左傳之說杜鄴傳云其母張啟女鄴壯從啟子吉學問

安丁明臨拜日食鄴曰皇甫嵩盛三桓雖隆魯為正左氏辭漢書王莽傳載練為陳崇卿奏稱恭功德所遺包得自啟以下大抵以左

氏辭漢書王莽傳載練為陳崇卿奏稱恭功德所遺包得通公羊及不書紀侯之母事均本公羊此其證也不雜穀梁之說此民間左

氏學之區派別者也然均由長卿上溯張賈至劉歆典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

氏傳又從咸方進質問大義引傳文解經轉相發明而章句義理以備蓋以秘

藏經傳為主而兼通張賈以下相傳之大誼者也其遺說具見漢書諸志旁見

莽傳章元成傳凡釋例正義所引劉說其與賈許穎并言者均歆說之佚文其

單詞隻義復散見七畧如初學記其所是鐘律書牛弘傳不惟遂初賦所述已也

然漢儒通左氏者別有劉公子儒見漢書張霸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劉向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

百兩篇漢書儒林傳亦言篇采左劉向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

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劉向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

婦女無不讀又論衡案書篇云劉子政龍闕洧淵蛇出泉宮諸條是也若新

序說左氏誼至為衆多諸人惟授受不克考若夫研治羣籍兼通左氏漢初則

陸賈。新語。野合。說多。本公。殺然。辨惑。買籍。引孔。子嘉。毛公。詩皇。華傳。中葉。則劉。安。均天。明作。引為。

左傳。蓋亦。受野。合說。二語。均本。殺然。辨惑。買籍。引孔。子嘉。毛公。詩皇。華傳。中葉。則劉。安。均天。明作。引為。

左傳。蓋亦。受野。合說。二語。均本。殺然。辨惑。買籍。引孔。子嘉。毛公。詩皇。華傳。中葉。則劉。安。均天。明作。引為。

左傳。蓋亦。受野。合說。二語。均本。殺然。辨惑。買籍。引孔。子嘉。毛公。詩皇。華傳。中葉。則劉。安。均天。明作。引為。

舍人。左左。傳傳。正君。無引。雅釋。為鳥。九合。其舍。以迷。楚莊。高辭。師事。道應。見年。其傳。書文。華傳。中葉。則劉。安。均天。明作。引為。

則溫。舒刑。治引。春齊。兼晉。通文。所由。左氏。故引。又山。言數。所本。本路。溫舒。春漢。成穆。伯鼓。左氏。無極。能楚。謀庫。子淮。明作。引為。

志引。谷永。曰昔。聞楚。有為。無道。有臣。神降。曰賜。之爾。一疾。統數。慎言。始均。之本。義左。傳也。季葉。則谷。永。上舒。向受。議事。負。迷南。引為。

以籍。莫大。於虞。及纒。晉州。事則。常儀。見左。夔子。甚不。紀故。青州。箴箴。引引。原五。伯侯。魯九。事均。本左。正卿。傳。

李弘。曰抄。石本。華陽。國春。秋士。諫焉。則弘。親引。左對。甚明。守賈。山。以上。或親。見周。泰故。書者。

也。劉安。以下。蓋習。聞張。賈緒。論或。克親。秘藏。者也。若鄒。陽。孝書。陽傳。載晉。載文。陽上。親梁。

齊桓。用東。方朔。楚詞。七張。賈緒。論或。克親。秘藏。者也。若鄒。陽。孝書。陽傳。載晉。載文。陽上。親梁。

仇事。用東。方朔。楚詞。七張。賈緒。論或。克親。秘藏。者也。若鄒。陽。孝書。陽傳。載晉。載文。陽上。親梁。

引漢。書文。飲傳。載從。引申。疑生。又語。疑世。載六。年傳。義鳳。王駿。引漢。書文。陽上。親梁。

之云。義禮。其說。兼本。左朝。聘王。褒用。如管。鮑關。雷晉。文用。各資。犯趙。頌衰。長也。之流。蓋亦。親。

見左氏傳故咸有述傳之詞即今天文大師亦於左傳多甄引如伏生

傳曰圻者天子之義不巡狩諸侯合境又夏后紀不出封諸侯非朝聘不出紀路

昭四年命韓嬰又卷七晉文勝楚好鴈四載事歸八春伯宗周山本崩事

均與左傳明董仲舒子平議又漢書志五氏經秋董仲舒見俞曲園

記互發明董仲舒子平議又漢書志五氏經秋董仲舒見俞曲園

為公觀漁於棠伯利之議又漢書志五氏經秋董仲舒見俞曲園

應亦本左傳威伯利之議又漢書志五氏經秋董仲舒見俞曲園

弘傳亦弘疏稱漢後嚴彭祖云孔丘將引春秋左邱明氏之為書後嚴彭祖

則弘傳亦弘疏稱漢後嚴彭祖云孔丘將引春秋左邱明氏之為書後嚴彭祖

周史歸而修春秋邱明氏之為書後嚴彭祖云孔丘將引春秋左邱明氏之為書後嚴彭祖

經籍志載彭祖春秋邱明氏之為書後嚴彭祖云孔丘將引春秋左邱明氏之為書後嚴彭祖

如易林乾需諸卦及坤子龍七卷此祖兼治左氏又證焦延壽

述晉林乾需諸卦及坤子龍七卷此祖兼治左氏又證焦延壽

元凱事秦事諸卦及坤子龍七卷此祖兼治左氏又證焦延壽

同降若王翼王舜秋漢列功德義太左均通左傳則染濡莽歆之論臣奏言成王

國幸甚社說四第六十一期

廣封周公庶子六子
皆有茅土亦本左傳故欽等欲立左氏雖爲哀帝博士所格迄于平帝之世遂
立學宮而桓譚杜林賈徽孔奮之徒通習左氏經傳均當西漢季年遂啟東漢
古文之學由是而觀則左氏之學漢初漢季再顯于漢廷文景以降哀平以前
雖伏而不發然民間傳習未嘗一日絕則所謂左氏不傳春秋者僅漢季博士
之偏詞耳奚足辯哉

○史記述堯典攷

劉師培

書堯典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大戴五帝德篇記孔子答宰我

問帝堯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家語

降黃黼黻衣丹車白馬史記五帝紀本之惟不豫作不舒黃黼黻衣作黃收純

衣丹作彤白上有乘字考選書堯紀均述堯典此獨舍堯典用大戴則以五帝

德篇所述卽堯典舊誼乃尙書古文說也蓋史記其仁如天四語卽分釋欽明

文思以欽爲寬和之誼詩鼓鐘欽毛傳云言使人樂道也陳故曰其仁如天

以明爲明察故曰其知如神以文爲煥乎有文章之文故曰就之如日以思爲

思念之思言堯爲天下所懷歸故曰望之如雲至貴而不驕二語則允恭克讓之確詰黃收以下又詮釋光被四表之詞也黃純索隱云細形白爲四色之名光蓋光華之光言帝堯車服應四方之色也禮月令言天子乘輅駕馬載旗衣均應五方之色亦其旁徵史記于高帝紀贊記黃屋左纛之制即本斯旨蓋易服色亦爲一朝鉅典也故復于堯紀之中備存堯典古文之誼漢書言遷說堯典用古文蓋指此言若馬融釋欽明文思以威儀表備爲欽昭臨四方爲明經緯天地爲文道德純備爲思鄭釋明字文字與馬說同又以敬事節用爲欽慮深通敏爲思而光被四表注則謂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蓋馬鄭均雜采今古文說如馬以道德純備爲思與鄭注考靈耀文憲合則以今文憲義訓思鄭以慮深通敏爲思以光爲光耀雖與今文讀思爲憲以光爲橫別或係古文別說惟明字文字二訓略近史遷至于解釋欽字馬鄭之義均與下允恭複鄭解思字又與明複均遜史遷立說之精是知遷述尙書均援古文遺說馬鄭述古文則雜今文歧誼而段氏撰異轉指史遷所述爲今文母亦傳合之詞歟

社說

○○孫仲容先生遺著

○○○與海昌唐端夫文學仁壽論說文書

端夫先生書侍前。侘望江倪大令奉寄一書。竝子高所校荀子四冊。度已達左右。昨誦教畢。敬審審福無量。至爲欣慰。承示賈子偷猥之義。精瑯不刊。欽佩何似。語讓近校墨子。於畢蘇諸家外。頗有所寤。又經經說下篇。以殤行讀之。亦畧得其鯁理。惜猝未易寫定爾。又近讀說文。以段氏注與嚴氏校議。王氏句讀。參綜校覈。亦畧有管窺。謹刺舉一二奉質。如示部禳磔禳祀。除癘殃也。段校改癘爲厲。云厲殃謂厲鬼凶害。各本作癘。誤。今案舊本不誤。周禮女祝云。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許疑卽本彼文。除癘殃。猶云除疾殃。不必依段校作厲殃也。鳥部搗。搗鳥也。肉出尺戠。今案肉出尺戠說。譌舛難通。案校文義。疑當作肉中炙。戠。搗鳥。可供膳羞。見內則。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艸木疏說。鶉云。其

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周禮射鳥氏掌射鳥。鄭注云。鳥謂中膳羞者。鳥雁
鵝鶩之屬。是鄭以鵝與鶩同爲中膳羞之鳥。故許云。肉中炙。臠猶陸。元恪說鶩
可爲羹臠炙矣。肉部。臠臂羊矢也。段校改作臂羊豕曰臠。注云。鄉射禮音義引
字林。臂羊豕也。禮記音義引說文。臂羊犬也。皆不可通。今正。今案宋本文固不
可通。段校亦未允。此實當作臂美肉也。淮南子詮言訓許注云。臠前肩之美也。
臂美肉猶云前肩之美。以許義證許書此注之誤。焯然無疑。蓋羊卽美之壞字。
矢則肉之譌。隋唐人俗書肉作突。與矢犬形並相近。傳寫舛易。校者不審。又以
矢豕音近。誤改爲豕。遂益不可究詰矣。經典釋文引許呂書並後人誤改。不足
據。臠部。臠孰也。一曰鬻也。今案臠不得訓鬻。疑鬻字當作鬻。周禮外饗注云。亨
煮也。鬻煮古今字。許意古書臠孰。鬻三字互通。故別出此訓。攷鬻部云。鬻食飪
也。從鬻。臠。易曰。孰飪。今易鼎象傳云。以木巽火。鬻飪也。是鬻孰二字相通。故許
於臠下附綴鬻煮之訓矣。周禮司裘注。以臠爲射埽。埽木義與塾同字。亦臠孰
相通之例也。木部。核。蠻夷以木皮爲。狀如籩尊之形也。今案此義古書未見。

竹部。籛。鏡籛也。與酒尊絕不同。此尊疑當爲籛。竹部。籛。竹器也。讀若纂。其字與籛正相次。經典通作纂。士冠禮作匱。鄭注云。匱。今之冠箱也。古文匱爲纂。宋本又作纂。冠箱與鏡籛形相近。故許兼舉以況木匱也。纂。隸書與尊相似。許書說解中。往往有俗別字。皆傳寫相沿之誤。此注蓋本作籛。籛或改爲籛。纂於義尙合。三寫成尊。遂不可通矣。兜部。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今案封鄉義難通。疑當作對鄉。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人所向也。卽用許義。封對字形相似。又涉下封圻而誤。鄉向同。許劉以向釋鄉。皆依聲爲訓。人部。僂。尪也。周公鞮僂。或言背僂。段云。鞮者足衣。鞮僂者由足背高。隆然如背之僂也。未聞出何書。今案鞮當爲末之段字。素問通天篇。臃然末僂。莊子外物篇云。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又謂背脊也。淮南子墜形訓。其人末僂。修頸。高注云。末猶脊也。是末僂卽背僂。白虎通義聖人篇云。周公背僂。卽所謂周公鞮僂也。段望文。生訓未得其義。魚部。鯨。蟲連行。紆行者。今案鯨之爲蟲。經典無見。文連行。紆行。見考工記梓人。鄭注云。連行魚屬。紆行蛇屬。但一蟲不得兼兩行。竊疑

許意以鈞爲水蟲之通名似當爲鱗之別體殆周禮故書鱗字或有如此作者而許收之邪斗部料量物方半也段云漢書士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王邵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按半卽判也廣韻料注五升然則孟康語升誤斗王邵語斗誤升當改正集韻云一曰升五十謂之料當有誤今案料蓋爲半量升斗斛大小通稱王云半升廣韻云五升卽半斗孟云五斗卽半斛也集韻五十升與孟說五斗同三義咸不誤段獨斥孟王說殊未審矣車部輻輳車前衣車後也段校依左傳孔疏文選注改爲輻輳衣車也輳車前衣也車後爲輻案此不當改漢時有輻車輳車衣車三者制蓋略相類故下文云輳輻車也

段校改輻
輳也亦非

後漢書梁冀傳李注引蒼頡篇又云輳衣車也釋名釋車云輻輳之

形同有邸曰輻無邸曰輳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輳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輻明其形大同惟以前後衣蔽及開戶爲別異蓋輻車後面開戶周禮巾車鄭注云輻車後戶是也輳車則四面有衣蔽故釋名云輳車輳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是前後皆不開戶矣若衣車則後有衣蔽而前開戶可

以啓閉與輜車正相反。故釋名云：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若然，輜車前有衣蔽，有似輶車而後有開戶，又似衣車。故許云：輶車前衣車後也。段氏不解，乃妄爲竄易，失之遠矣。西部醞泛齊行酒也。今案行酒段無說，其義當爲薄酒。九章算術盈不足篇：醇酒一斗錢五十，行酒一斗錢一十，醞疑卽內則之濫也。以上諸條，或足補舊校之闕，惟執事審定之，幸甚。

○○○與友人論動物學書

動物之學爲博物之一科。中國古無傳書，爾雅蟲魚鳥獸畜五篇，唯釋名物罕詳體性。毛詩陸疏，指在詁經遺略實衆。陸佃鄭樵之倫，撫拾浮淺，同諸自郃。西歐此學，箸錄殊夥。自布拉默特人竣以下，遷於動植，不分微生原蟲，靡不包綜。信專家之盛業。惜西人於中國古籍，尠能淹貫，不能稽覈同異耳。不佞譚陋，聞就譯冊，研涉一二，嘗取其說與中籍互相推校，頗多符合。如西士區世界人類爲六等，咸以膚色別之，而形體則大同。中土經籍所紀，則有鄒瞞、長狄、僬僥、小人、春秋以後種類，殆絕而今。南亞墨利加洲極南，阿根廷國屬地，巴他、裁尼士。

人極長大竊疑彼洲西北端與亞細亞洲僅隔一白令海峽距離不遠相傳古亞洲人有自海峽渡海而至墨洲者今墨西哥秘魯智利尙有其遺跡然則巴他峩尼之土人豈即茫茫之遺胄爲華人所擯逐而易種於彼者與僬僥小人山海經大荒南經海外南經兩紀之淮南墜形篇及章昭國語注並謂西南方說文則云南方後漢書安帝永和元年永昌徼外僬僥種夷貢獻內屬是漢時西南徼外尙有此種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又云小人國在大秦南漢唐之大秦卽羅馬今爲意大利國都則遠在歐洲矣近居北極冰區之弗幾安種族人多短小亦或其遺胄而德意志治人類學者薩敗亞斯氏謂太古時歐洲某部爲矮小人種嘗於布賴司諾地中發見小人遺骸又有巴斯羅紀瑞西小人格脫們紀沙克諾麥小人其長皆不過一米突有奇以中度校之與魯語孔子說僬僥長三尺之文頗合說文及淮南高注說並同又謂希臘西亞有小人種當西曆一千年時尙存則與唐魏王泰時約略相值括地志所云與西書足相參證矣至古鳥獸蟲魚種類今旣多絕滅古籍所紀尤疏略非徒山海經周書王會所說珍禽異

獸荒遠難信。卽爾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鳥之等。咸不爲典要。而詩禮所云螟蛉果蠃腐草爲螢。以逮鷹鳩爵蛤之變化。稽覈物性亦殊爲疏闊。然如山海經狄獠卽南亞墨利加所產。阿馬底羅文鯨卽印度海所產之飛魚。王會息慎大塵卽今吉林所產。四不象今中西學人咸能質言之。是皆實有其物。則固不能盡斥爲誣也。又今澳大利亞洲多八竅有袋之獸。似卽大戴禮記本命篇注引異物志所云囊狸卵生者。今其種中土久絕無復知其名矣。又西人推動物遞嬗之跡。謂鳥爲爬蟲所化。近美國掘地得化石鳥形而有蛇尾。謂之始祖鳥。攷玉篇鳥部鷓鴣鳥喙蛇尾。或卽始祖鳥之遺。鄒叔勣讀書雜識謂今首望山中有蛇尾雀大如鳩尾如蛇長尺餘。則始祖鳥或絕滅於彼而轉存於中土未可定也。又西人治地質學者於地中恆得古大象之骨牙長丈餘。近俄羅斯里那河於永冰內得大象自鼻至尾長十七尺高約九尺牙長九尺七寸。說文象部云豫象之大者。若然倉史作書時中土自多大象。故特爲製字。西人所得殆卽所謂豫乎。又中土古有蜮。詩春秋皆詳言之。說文蟲部及左傳孔疏引洪範五行

傳說其形並云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今水蟲絕不聞有以氣害人者而印度

有電魚形如木勺能發電傷人物竊疑古蠅卽電魚射人之氣卽電耳而謂爲

含沙射影則不經之論也其形如木勺有尾說者不審遂謂似鼈三足

說蠅如鳴蠅口中物如角弩當是別種與劉許所說異也今動物學書說諸蟲獸有足者無多少皆以偶

數絕無三足者而爾雅有鼈三足能龜三足賁殆皆傳之失實矣爾雅釋獸贊

有力郭注云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唐書拂菻傳亦謂有此獸

拂菻卽東羅馬國攷今西國有畜海乙那者似狗而性凶惡疑卽所論贊也又

釋畜馬屬駮駮枝蹄郭注駮駮亦似馬而牛蹄釋文引舍人云枝蹄者枝足

也西士論動物進化之理謂馬祖曰巴利阿利巴者趾骨有三與今馬一趾異

而馬爾西地質學書紀美國古地層中常掘得四趾三趾之馬謂馬趾自四漸

減而爲一爲古今之進化然則枝蹄殆卽馬之三趾者又西士謂太古羊骨有

四爪今亦止一釋畜闕洩多狃注引舊說云脚饒指而不能舉其物或亦卽馬

羊多趾爪之類與他如北海冰地多白狐卽爾雅之貌白狐地中海有劍刀魚

黃有利劍。長可十有五尺。卽尙書大傳之北海魚劍。鄭注魚兵如劍者。若此之倫。尤不可殫數也。至於中國四靈。麟鳳龍三者。後世幾絕迹。西儒多不信。然檢動物書說新幾尼亞島。有霧鳥。其羽毛華美。縞緙。西人謂之埃田園中之綠鳥。或謂卽鳳鳥。龍則歐洲所出。地中鱷石白聖紀中有所論蒼龍。蟒形龍者。其類甚衆。又有飛鼉者。近人或謂卽龍。亦略相近。而麟似卽麋鹿之別種。天壤間亦容有其物。唯西人以阿非利加所產長頸鹿。西名知兒拉。大者當之。殆不足信。而中土所傳雲龍風虎。休徵瑞應。則揆之科學。萬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執事閱覽博物冠軼倫輩。豹鼠之辨。方軌乎終軍。駁馬能名。靡讓於貢父。輒就筦窺。瑣屑奉質。或不訶其傳會乎。